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In Depth Reporting

牽動東亞國際關係的棋子—靖國神社參拜的是與非

The Rift in the Regional Politics of East Asia—

Disputes against Yasukuni Shrine



指導教授：何思慎博士

Advisor: Ho Szu-Shen, Ph.D.

深度報導指導老師：陳雅琳老師

In Depth Reporting Advisor: Chen Ya-Lin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July, 2009

謝 詞

從第一次和指導教授何思慎老師以及陳雅琳老師討論主題設定，直到完成這篇深度報導碩士論文，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感謝兩位指導老師對我不離不棄，自始至終熱情的給予我學術上的知識，和實務上的採訪指導，也啟發了我對於台日關係更多的思考面向；同時也感謝接受採訪的台日相關研究學者，靖國神社官方人員，以及高砂義勇隊的兩位遺族家屬，沒有這些受訪者的挺力支持，是不可能完成這篇深度報導的，在此獻上萬分感激。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照著當初的約定，一邊工作一邊完成了我的碩士學業，讓雙親操心了這麼久，總算能夠讓家人看到成果，儘管不夠完美，但總是完成了；給過世的爺爺，您的孫女拿到了碩士學位，雖然來不及讓您親眼目睹，但是我做到了！謝謝一直在我身邊，替我加油打氣的八德幫好朋友們，在最後關頭，是你們的信心和不時的刺激，讓我多了份衝勁。感謝公司的長官和同事們在我最後撰寫論文的階段，讓我任性的不斷休假。謝謝一直擔心我無法如期完成的劉許源先生，在技術層面和心靈層面給了我不少協助，謝謝。

還有親愛的泡泡和卡卡西兩隻寶貝貓咪，雖然寫論文的時候，你們總是在調皮搗蛋，妨礙我用電腦，但卻總是在我精神疲倦時，治癒了我乾涸的心，謝謝。心裡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只可惜論文寫完，腦子一時轉得不夠快，就算沒有記錄成文字，但你們知道，我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都是心存感激的。

崔敖霜 2009/07

牽動東亞國際關係的棋子—靖國神社參拜的是與非

崔敖霜

摘要

西元 2001 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首度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引發鄰近的中國和南韓兩國強烈不滿，台灣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更於 2005 年首次帶領高砂義勇隊遺族前往日本抗議，要求靖國神社停止合祀高砂義勇隊犧牲者。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引發諸多爭議，台灣內部對此也呈現贊成和反對的對立情感；本篇深度報導將以靖國神社參拜爭議為主軸，訪談相關人物，包括涉及相關議題之政治人物、高砂義勇隊遺族，與台日研究學者，探討歷史和文化、宗教等不同面向，探討台灣人為什麼會有如此極端的反應。

關鍵字：靖國神社、神道、高砂義勇隊、軍國主義

The Rift in the Regional Politics of East Asia :

Disputes against Yasukuni Shr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Tsui Ao- Shuang

Abstract

Japanese ex-prime minister Koizumi Junichiro visited Yasukuni Shrine for six times while in the term of office during 2001 to 2006, which China and South Korea took as provocation. One of the legislators in Taiwan also claims Koizumi' s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were illegal, and request Yasukuni Shrine to stop worshipping the Takasago volunteers. Politicians in Taiwan and Japan paying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have become an issue, reactions inside Taiwan also diffe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dispute of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interviews with politicians involved, the offspring of the Takasago volunteers, and the scholars in Taiwan and Japan.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Taiwanese people have such different reactions toward Yasukuni Shrine in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ways.

Key word : Yasukuni Shrine, Shinto, Takasago volunteers, Militarism.

內容

第一章 問題意識.....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報導緣起：	1
第二節 參拜靖國神社有問題？	2
第二章 報導型態與架構.....	4
第一節 深度報導	4
第二節 報導架構	5
第三節 訪談名單	6
第三章 文獻回顧.....	8
第一節 2001 年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爭議史.....	9
第二節 靖國神社歷史	12
第三節 日本神道簡介	14
第四章 深度報導本文.....	16
第一節 台灣兵大和魂：靖國神社裡祭祀的台籍日本兵們	16
第二節 台灣人，你祭拜的是誰？	25
第三節 是後殖民的延續亦或負起戰爭的責任？	32
第四節 靖國神社是安國還是擾國？	42
第五章 結語.....	47
第一節 當選擇題變成是非題	47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49
附錄：日本二戰後歷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次數記錄.....	55
參考書目：	52

圖目錄

圖 4-1：靖國神社入口第一鳥居和參拜民眾.....	18
圖 4-2：遊就館內展示之戰機與參觀民眾.....	19
圖 4-3：靖國神社內仍可見到穿著軍裝的日本老人不時高唱軍歌.....	25
圖 4-4：靖國神社拜殿前廣場.....	42

表目錄

表一：訪談名單.....	6
表二：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與鄰國反應.....	11
表三：坦承戰爭責任之主要日本首相談話.....	38



第一章 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報導緣起：

日本與亞洲鄰國之間的歷史情仇牽動亞洲國際政治的情勢，其中以日本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所引起的中日韓爭議為代表問題之一；西元 2001 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之後，引發鄰近的中國和南韓兩國強烈不滿，官方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徑發出強烈譴責，中國更將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軍國主義復甦畫上等號，批評日本的好戰思想始終存在於政治人物的腦海裡，尤其是保守派人士¹的心中。

不僅是中韓兩國提出抗議，台灣的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更在 2005 年以原住民立委的身分，帶領日據時代高砂義勇隊的家屬，前往日本抗議，要求把靖國神社內祭祀的所有高砂義勇隊犧牲者，從靖國神社中除名，不希望那些當初受到日本軍隊強制徵召，並且將為殖民政府犧牲性命的台灣原住民們，和當初壓迫並以武力鎮壓反制的日本軍人放在一塊兒祭祀²，高金素梅女士同時針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提起訴訟，認為小泉純一郎以首相身分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違反了日本憲法中「政教分離」之規定³。

筆者對於一個國家的首相，前往祭祀為國家犧牲性命的士兵，竟然會引發鄰國官方的抗議，一開始感到十分了不解；筆者最初認為，身為領導國家的重要政治人物，適時的向為國家付出的人民，表達尊敬和感謝的心情，理應是極其自然的，但是日本的政治人物或皇室成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悼念為國犧牲的民眾，

¹ 本深度報導中所指「保守派人士」，意指立場傾向企業家、政府，支持靖國神社參拜，絕大部分屬於對台友好之人士，而相對的「自由派人士」則是指傾向自由人權，反體制的左派團體，在中日台關係中較傾向中國。

² 「高金素梅上午表示，台灣原住民祖先是日本軍國主義受害者，日本怎麼可以把原住民祖靈與日本戰犯的牌位，全部都放在靖國神社內？『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靈魂，如同日夜不能並存』」。中央社，2006.08.09。

³ 根據日本憲法第二十條規定，日本為一政教分離之國家，國家和政府機關不得施行宗教教育，或實行宗教活動。因此認定小泉純一郎雖然自認以私人身分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卻賦予人國家和靖國神社維持相互關係，且有支持靖國神社的印象，已違反政教分離原則。

卻引發東亞國家之間的政治爭議，甚至被貼上軍國主義精神的標籤⁴。筆者閱讀過靖國神社的相關資料後，益發對「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動背後，真正蘊含的意義感到興趣十足，進而建立了對此深度報導的問題意識，將於下一段落中說明。

第二節 參拜靖國神社有問題？

在立法委員高金素梅首次帶領高砂義勇隊遺族，前往日本靖國神社抗議之後，時任台聯黨主席的蘇進強也率領該黨政治人物，於 2005 年 4 月 4 日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前總統李登輝更是數度表示，有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其兄長李登欽(日本名『岩里武則』)的意願，李前總統也終於在 2007 年訪問日本，遊覽奧之細道之餘，在 6 月 7 日上午前往了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完成其悼念兄長的心願；這一連串的新聞事件呈現出來的對日情感非常極端，一方對日本靖國神社的存在和靖國神社內部祭祀的對象，以及日本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有著極度強烈的不滿，衍生出對於日本型塑戰爭概念的批判，認為靖國神社和軍國主義之間可以直接畫上等號，甚至認為靖國神社裡合祀台籍日本兵和高砂義勇隊，造成了一種另類的人權壓迫和剝奪宗教自由；另一方卻對於靖國神社有著主動接近的意願，除了靖國神社裡祭祀的兩萬多名台籍日本兵之外，對李登輝前總統而言，參拜靖國神社甚至成了畢生心願，李前總統甚至在到靖國神社參拜之前，特地在召開行前記者會，對日本和台灣等媒體說明其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敘述其對兄長的思念，動之以情，要大家理解他對靖國神社參拜的特殊情感。兩相比較之下，參拜靖國神社對台灣人而言，似乎變成了兩條平行線，也呈現出一個台灣，兩種

⁴ 「靖國神社還被日本首相認為是“日本軍人的”光榮歸宿”，這種精神力量是多麼的強烈，又讓和平的人們感到多麼可怕」。(華民編著，《靖國神社大揭密》，200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44。)此文進一步將 1996 年時任日本首相的橋本龍太郎，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行為，提升為讓其他追求和平之人心生恐懼的行為。「靖国神社は戦没を悼む施設ではなく、大日本帝国の戦争を美化し正当化するための施設です」。(山中恆著，《靖國神社問題》，2003，東京：小學館，頁 23。)包括中國和日本的學者，都有批評日本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或是對靖國神社本身批判的文章著作，認為靖國神社只是美化日本戰爭意圖的設施。

情感的現象。⁵

這種一個台灣，卻有兩種對日情感的現象，確立了筆者對於靖國神社研究的問題意識，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分歧？為什麼無法理解彼此的想法，各退一步並且予以尊重？一個看似簡單，參拜祭祀亡魂的動作，其實背後牽涉了包括國際關係、國內政治，甚至是宗教和文化等不同領域的角力，是政治操弄，是歷史背景遺留下的國仇家恨，亦或是對異國文化的不理解，才會讓靖國神社成為東北亞國家的外交議題之一？筆者對此議題的提問與回答書寫脈絡，將於第二章報導架構中詳述。



⁵ 在何思慎，2008，〈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台北：致良出版社，頁 3-5。中提到，除了時下被稱為「哈日族」或是對日本抱有特殊好感的年輕人之外，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的想法大致可分為兩派。七十歲以上，曾受過日本教育的民眾，基於殖民歷史的情感，對日本普遍抱持著好感，李登輝即屬於此一族群；而目前處於社會中堅，40 到 65 歲的族群，則多半存在著「反日」情結，應可歸因於戰後兩位蔣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所進行之「去日本化」教育。

第二章 報導型態與架構

第一節 深度報導

對於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過去台灣並沒有完整的深度報導，同時呈現日本和台灣雙方的看法，日本方面已經有許多相關的研究與討論，保守派學者和自由派學者都針對靖國神社的議題，各自陳述看法，台灣方面除了學術探討之外，新聞報導則多以立委高金素梅前往日本抗議、訴訟為主要報導焦點，對於靖國神社本身僅以小篇幅的歷史簡介附加於與台灣政治人物前往靖國神社抗議或參拜相關之報導之中，對於台灣民眾對靖國神社的了解，幫助並不大，也無法讓人體會為什麼靖國神社會造成東亞國家之間的政治效應，甚至可能讓人對靖國神社，亦或是台灣政治人物的行動造成偏見與誤解，此類對靖國神社缺乏全面探討之報導，對於台日雙方並無助益。

筆者冀望藉著由釐清靖國神社的發展歷史，以及其與日本神道相關的文化，同時配合新聞時事的分析，從政治面、文化面和宗教等不同面向，以試圖了解靖國神社到底為什麼，對日本和台灣關係會產生影響為主，甚而對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對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改變，能夠有概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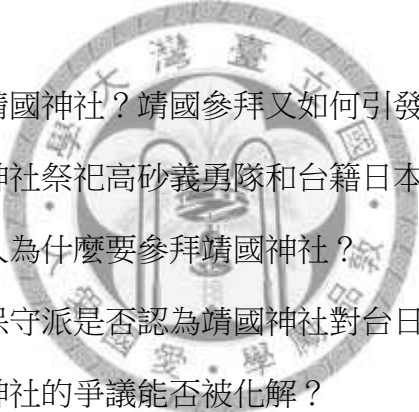
本深度報導將以訪談法為主，文獻及相關報導整理為輔；靖國神社議題在日韓、日中和日台關係間都造成討論空間，但是基於研究報導的能力有所限制，筆者在本深度報導中，將以台灣內部對於靖國神社參拜引發之爭議為主軸，把焦點著重於靖國神社對台灣和日本之間的互動關係之影響，深度訪談相關人物，包括涉及相關議題之政治人物、高砂義勇隊遺族家屬，與日本研究學者，主要以面對面的方式，每位受訪者進行一到兩小時的深度訪談，少數因時間因素無法配合之受訪者則以電話和網路視訊的方式進行三十分鐘到一小時的電話或網路視訊訪問。

筆者將同時整理過去針對靖國神社相關之報導，串連起靖國神社問題之脈

絡，藉由筆者的探訪研究，讓反靖國神社與認同靖國神社兩派人士，透過此篇深度報導進行紙上對話，讓靖國神社參拜的議題不再只是一個各說各話的爭執點，並且希望能藉著本深度報導，讓對相關議題有興趣者能夠有初步的理解，而能激發更多對話空間。

第二節 報導架構

本文擬從一個台灣兩種對日情感的角度切入，對靖國神社參拜引發的議題進行深入報導，目的在於釐清日方保守派人士和台灣認同靖國神社者，與投身反對靖國神社參拜運動等不同關係族群的論點，整理出對話空間，並對靖國神社背後的意義進行反思，根據此一動機，筆者整理出幾個問題點，將分別深度報導中一一作出回答。

- 
1. 何為靖國神社？靖國參拜又如何引發東亞國際關係爭議？
 2. 靖國神社祭祀高砂義勇隊和台籍日本兵是否真的不恰當？
 3. 台灣人為什麼要參拜靖國神社？
 4. 日本保守派是否認為靖國神社對台日國際關係造成影響？
 5. 靖國神社的爭議能否被化解？

在書寫脈絡上，筆者將於第三章中介紹靖國神社成立的背景和日本神道，並回顧自 2001 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首度參拜靖國神社之後，引發中國、韓國等地的反日抗議行動，直到現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針對靖國神社的發言進行介紹；第四章進入深度報導本文，第一節將以反對靖國神社參拜的立委高金素梅和高砂義勇隊遺族，對於靖國神社的看法為主，回答提問；第二節則以認同靖國神社者的說法，帶入台灣人對靖國神社的另一面情感，理解為何靖國神社會造成台灣兩種極大不同的認知差異；第三節中，將介紹以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為首的日本保守派，對於靖國神社在台灣引發的爭議，有何種看法，初步理解日本保守派對靖國神社與台日關係的想法；第四節，筆者將整理上述訪談內容，回答靖國神社參拜在台灣引發的爭議，在情感和理性上有何衝突點，並於第五章總結本深度

報導。

第三節 訪談名單

表一：訪談名單

姓名	職稱	與報導主題關係說明
黃智慧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專長為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學、台日關係研究、原住民研究，曾發表多篇與靖國神社和高砂義勇隊相關之論文著作，並曾協助高砂義勇隊遺族在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事件的行政訴訟。
傅琪貽	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	在台日本學者，專長為台灣原住民研究，多次發表與高砂義勇隊相關之論文著作，並曾與立法委員高金素梅一同前往靖國神社對日方表達抗議之意。
馬偕理牧	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理事長	現居於烏來之泰雅族人，為高砂義勇隊遺族，母親為主動發起建立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之秋野愛子，曾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秋野柏雅	高砂義勇隊遺族	現居於烏來之泰雅族人，為高砂義勇隊遺族，其父親曾加入薰空挺部隊，為薰空挺部隊中唯一倖存者，本人並曾旅居日本。
小田村四郎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長	前日本內閣官員、拓殖大學

		校長，曾在二戰期間加入日本陸軍，與台灣政治人物關係良好，長期擔任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長，為日本保守派學者代表之一。
小方孝次	靖國神社禰宜/副神官	曾任靖國神社內遊就館館長，後轉任靖國神社總務部長，負責總務事宜，現為靖國神社禰宜，即為副神官。
高森明敕	日本文化總合研究所代表	曾任日本拓殖大學客座教授，現為日本麗澤大學講師，曾多次針對日本教科書爭議和靖國神社參拜議題發表著作評論，為日本保守派學者之一。
黃文雄	拓殖大學教授	出生於台灣高雄縣之旅日作家，除教職外兼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立場親日反中，著有多部台日關係和歷史相關書籍。
福田圓	日本慶應大學東亞研究博士候選人	專長為東亞、台海兩岸關係研究，曾於台灣留學，無特定政治立場傾向，在本深度報導中為日本年輕人代表。
賴筱芸	台灣中天新聞台資深記者	有留學日本和任職日本新聞媒體經驗，返台後從事新聞記者工作十年，並於 2007 年擔任李登輝訪日三立新聞台隨行採訪記者。

第三章 文獻回顧

參拜靖國神社成為東北亞國際關係的一個熱點，除了歷史和文化因素之外，也有學者提出，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情感問題（高橋哲哉, 2005:12），日本政府要怎麼處理戰爭犧牲者的家屬情感，成了燙手山芋；當靖國神社裡祭祀的對象囊括當年海外殖民地人民時，同時得處理後殖民時期，包括台灣、韓國家屬在內的複雜情感。中國大陸的學者對於靖國神社的怒火更是難以熄滅，從學術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到個人學者如華民等有多人撰寫靖國神社相關研究書籍，痛批日方無視國際法庭的判決，將 14 名 A 級戰犯合祀於靖國神社之內，甚至將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批評是軍國主義的復甦。

西方在二戰結束之後對日本神道和國家政治的關係展現出高度興趣，包括美國主流報章媒體都曾經刊登專題報導（William Daniel Sturgeon, 2006: 48），但是近代對靖國神社的研究數量卻不多，但是仍有學者明確點出靖國神社的矛盾點，到底是崇敬和平還是戰爭讓外界摸不著頭緒，旅日學者 William Daniel Sturgeon 就在著作中提到，在 1975 年之前，參拜靖國神社理應是日本的內政問題，但日本官員陸續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卻凸顯出日本許多政策缺乏對戰爭懺悔之意，他所訪談的中國駐日大使更明確點出，參拜靖國神社第一次可以原諒，第二次可以考慮看看，但是小泉純一郎接二連三的參拜，對中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行為。

種種討論顯示出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本身其實問題不大，但是參拜前後日本的官方態度，處理遺族情感的方式才是引發爭議的所在，也激發了包括台灣在內的東北亞國家的不同反應；其中台灣的兩極化反應也引發不少討論，學者黃智慧在小泉純一郎首次參拜靖國神社後投書媒體，指出當時批評參拜的民意代表謝啟大認為，部分不反對靖國神社參拜的台灣民眾，反應彷彿「好像不是中國人一樣。」對此黃智慧在投書中回應，這些台灣民眾的反應的確不會像中國一樣，因為他們的父執輩曾經是台籍日本兵，當年為殖民的日本政府犧牲性命，看待事情的角度

自然不同⁶。不同的情感反應出不同的回應態度，靖國神社參拜議題終究成為「靖國問題」，在東北亞國家和台灣內部發酵！

第一節 2001 年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爭議史

2001 年 8 月 13 日下午，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提前在日本終戰紀念日前兩天，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雖然他本人沒有對外明確表示，自己是以公務亦或私人身分前往靖國神社，但是根據媒體報導，小泉在訪問者登記簿上的署名為“內閣總理大臣”，而早在他現身之前，靖國神社內就已經掛上了署名為“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的花環。⁷這是小泉純一郎成為日本首相之後，首度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儘管他小心翼翼的遵循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參拜模式，迴避日本傳統神道儀式，避免違反日本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卻難以消除亞洲鄰國對於參拜行為的不滿，中國官方也隨即作出回應⁸，民間也作出呼應，陸續出現來自中國的駭客，入侵並破壞日本企業網站，靖國神社的官方網站也遭到中國駭客入侵癱瘓運作，甚至有一名中國人憤而到靖國神社噴漆塗鴉表示強烈抗議；同時也激發韓國民間的反日運動，頓時日本面臨來自亞洲鄰國的壓力，卻沒有阻止小泉純一郎日後的參拜意願。

此後，小泉純一郎每年都到靖國神社參拜一次，台灣立委高金素梅在 2003 年 2 月前往日本，在大阪地院對小泉純一郎提起違憲訴訟，這也是第一次有以台灣人為主的團體，針對參拜靖國神社的事件提起訴訟，但是外界的壓力並沒有化為阻力，小泉在 2004 年 1 月 1 日依舊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中國和韓國官方都發出強烈譴責⁹，同年 11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更直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和

⁶ 黃智慧(2001)。〈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自由時報》(台灣)，頁 13。

⁷ 朝鮮日報，2008.08.13。

⁸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啓月公開批評小泉純一郎的參拜行為，認為是強烈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方絕對會通過外交途徑像日本提出嚴正交涉。

⁹ 新華社，2004.01.01，報導中指出，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黃星原立即發表談話指出，中國方面對小泉首相一意孤行、堅持錯誤的做法表示強烈的不滿和憤慨。他希望日本政府切實履行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這三個重要文件中作出的承諾，不要再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破壞兩國關係的事情。11 月中日首腦在智利聖地亞哥會晤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曾要求小泉不再參拜靖國神社，當時小泉表示仍會參拜靖國神社。報導中也指

小泉會晤時直接提出不要再參拜靖國神社的要求，並沒有獲得小泉的正面回應，這也使得中國民間再度掀起激烈的反日運動，甚至引發抵制日本商品的行動，使得靖國神社問題由政治層面擴散到經濟面，日本國內對於參拜行為的爭議聲浪也逐漸升高。

2005 年 4 月 22 日，小泉純一郎參加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亞非首腦會議，引用「村山談話」¹⁰，發表坦承日本戰爭侵略責任的聲明，並再度和胡錦濤會面，但聲明中並未提及靖國神社參拜議題，會後胡錦濤再度重申中國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立場，而根據日本朝日新聞在 2005 年所作的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四十八的民眾認為小泉應該停止每年參拜靖國神社，只有三成六的民眾認為應該繼續參拜¹¹，再再呈現出日本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已經在日本國內外都掀起爭議。而小泉本人則是在 2006 年卸任前，選在 8 月 15 日日本終戰紀念日當天，再度前往靖國神社，也成了日本睽違 21 年來首度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

相較於中國和韓國對於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皆由官方提出抗議聲明，台灣政府在這一連串事件上似乎少了來自官方的聲音，僅有立委高金素梅於 2005、2006 年，兩度率領高砂義勇隊遺族前往靖國神社抗議，同時間也有韓國團體加入高金一行人的抗議行動，一同在靖國神社前抗議首相參拜；另一方面，時任台聯黨主席的蘇進強在 2005 年 4 月率團訪日時，也前往了靖國神社參拜，引發台灣內部爭議，對此台聯黨團解釋，他們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但是蘇進強是參拜靖國神社中二萬八千名台籍軍人，並非認同軍國主義。2006 年時為執政黨的民進黨主席游錫堃，也在一次聚會中表示，靖國神社參拜是日本的內政問題，台灣不應干涉，種種的表現都呈現出台灣內部對靖國神社議題的兩派看法。

日本方面在小泉卸任之後，接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都未曾在任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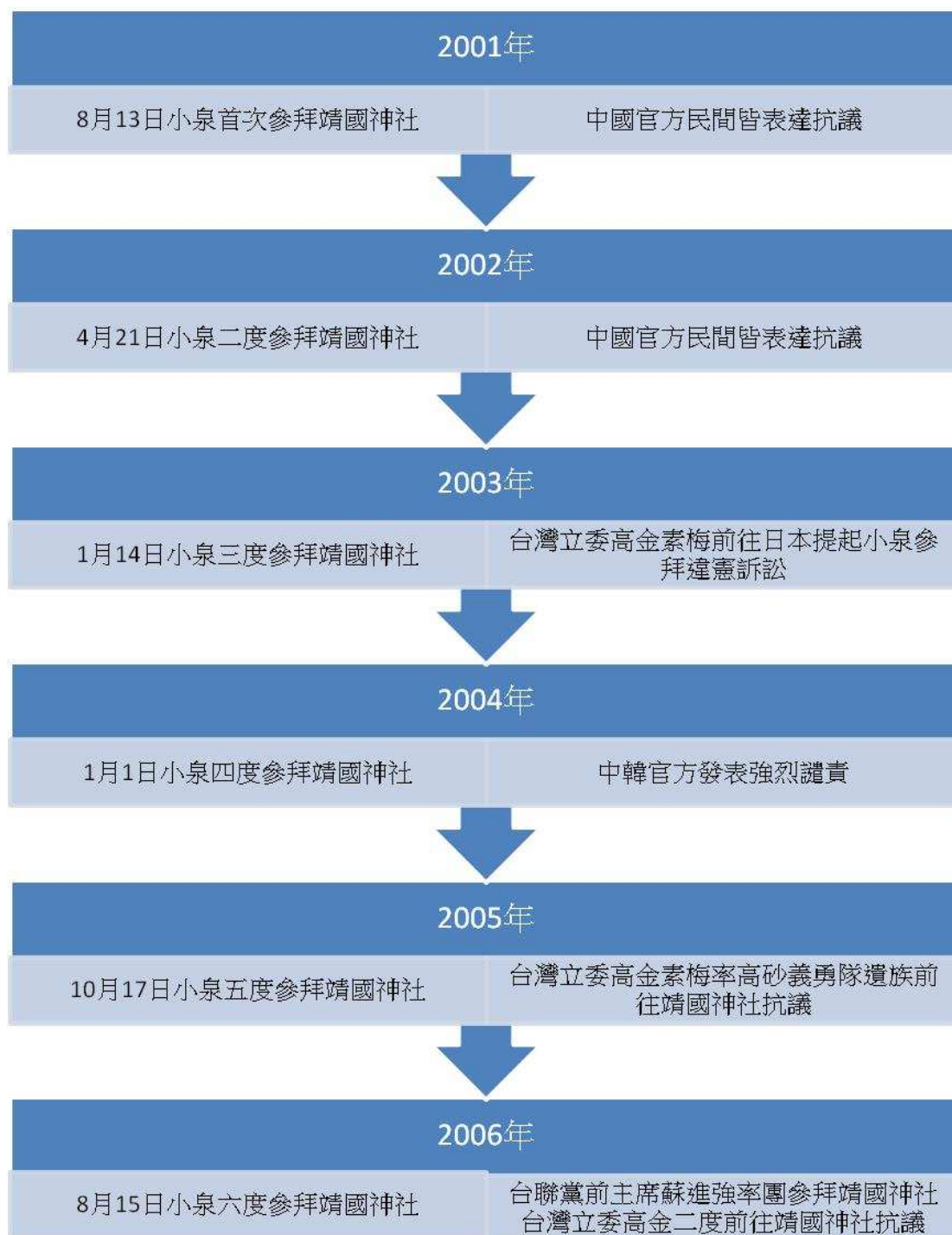
出，韓國政府首度針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發表聲明，強烈要求他不要再採取這種傷害鄰國國民感情的行動。

¹⁰ 1995 年 8 月 15 日，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戰後五十周年的終戰紀念日，發表了承認二戰期間的戰爭責任言論，言中提及日本過去因為政策錯誤，走上戰爭道路，不僅讓國民陷入生存危機，支配殖民地和侵略的行為對許多國家，和亞洲各國的人民造成重大損害和傷痛。

¹¹ 星洲日報，2005.04.25，報導中引述朝日新聞，此份民調針對 808 位日本民眾進行調查。

內參拜靖國神社，福田康夫更曾經公開表明，不需要刻意去作會挑動鄰國不滿的行為，而現任首相麻生太郎，雖然被認為鷹派色彩強烈，但就任至目前為止也未曾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相關時間序整理於下。

表二：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與鄰國反應



(製表者：崔敖霜)

第二節 靖國神社歷史

在進入本深度報導本文之前，有必要先針對靖國神社和其背後相關之日本神道意義進行介紹，尤其靖國神社之歷史和其日後將於國際法庭中，遭列名「A 級戰犯」的十四人，合祀於靖國神社之中所引發的爭議，有其不可分割之歷史，同時日本神道中對「神」之定義，也與台灣一般信仰中對神靈的概念有所差異，因此於文獻回顧中先以背景介紹之方式介紹。

靖國神社的成立與日本國內政權統治轉移有高度密切的關連性，從幕府時期到王政復古的階段，支持明治天皇的尊王攘夷派¹²，和力挺德川幕府將軍的幕府派¹³對立；關鍵點為戊辰戰爭（西元 1868 年），明治政府的軍隊為了打倒德川幕府，於當年一月由有栖川宮熾仁(ありすがわみやたるひと)親王擔任征討總督，西鄉隆盛為參謀，討伐德川慶喜¹⁴；雖然德川慶喜表示願向官軍順從，但是卻依舊爆發以護衛德川的彰義隊、會津地區的會津白虎隊與官軍之間的戰事，北海道箱館（現函館）也有戰事，不少官軍因此捐軀。

一八六九年，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了紀念在戰爭中死去的官兵軍，決定實施招魂祭，在江戶、京都兩地舉行，當時主要是為了紀念戰爭犧牲者，並非要把戰死者當作神社一般祭拜；確定遷都東京之後，於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東京招魂社，即為讚譽戰爭犧牲者¹⁵的神社。

一八七七年，西南戰爭爆發後，政府軍的戰死者暴增六千人，在招魂社中祭祀對象也倍增，確立招魂社神社化。東京招魂社成立十年後改名為靖國神社，取靖國與安國同義，成為國家的祭祀設施之一，而原本作為一般祭祀的神社主體性，

¹² 西元 1854 年，由培里率領的美國艦隊二度造訪日本，強硬要求與日本通商，結束日本三百年鎖國政策後，衍生出兩種不同立場的派別，尊王攘夷派主張維持鎖國政策，以強硬的態度討伐異國（如歐、美等外國商船艦隊），以薩摩藩（現九州）、長州藩（本州最西部）、土佐藩（現高知縣）為中心的西南諸藩和水戶藩（現茨城縣中北部）組成。

¹³ 支持德川幕府，並主張日本實行開國政策，和外國簽訂通商條約，又稱作佐幕派，以東北諸藩和位居幕府要職的譜代大名為中心。

¹⁴ 德川幕府最後一任大將軍，於 1867 年行大政奉還，卻因日後朝廷提出「辭官納地」的要求，引發幕府的支持者不滿，衍生出後續之內戰。

¹⁵ 此處所指之戰爭犧牲者，並不包括彰義隊與白虎隊成員，東京招魂社僅讚譽紀念為天皇效命之朝廷軍隊喪生者。

也轉變為“別格官幣社”（べつかくかんぺいしゃ），此為明治五年後新創設的神社意義，只要神社中祭拜的是天皇手下，對天皇功業有功績的臣子，皆賦予該神社別格官幣社的神社主體性。

二十世紀後的靖國神社，將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犧牲者合祀於其中，讓靖國神社中的祭祀對象爆增至兩百四十六萬餘柱¹⁶，但是並非所有的戰爭犧牲者都會進入靖國神社的祭祀名單之中，首先要從戰死者名單中選出要放在靖國神社裡祭祀的名單，此一特別名單即為「靈璽」，接著由日本天皇對此名單表示認可之後，「靈璽」才正式成立。¹⁷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靖國神社將在東京裁判中被認定為「A 級戰犯」之十四人，以「昭和殉難者」身分合祀於靖國神社中，換句話說，即為包括東條英機等人也都以為日本天皇、國家殉難的身分和理由，成了靖國神社裡的合祀的神明，自此引發外界疑慮，輿論認為將這些在國際戰爭法庭中遭判定為 A 級戰犯者，視為神社、為國犧牲者來祭拜，似乎把這些被國際社會認定在戰爭中犯下的人道罪行視為是為了國家發展而壯烈犧牲，形成日本對於戰爭或是戰死者的美化形象具體化之爭議；台灣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女士與部分反對靖國神社合祀台籍日本兵的學者則痛批，原本靖國神社裡就祭祀了日據時代初期，日本派來台灣進行征討鎮壓的軍人¹⁸，現在又合祀國際法庭裁決的戰犯，而加入日本軍隊作戰因此犧牲性命的高砂義勇隊成員們，等同和當初殺害原住民，以及在後續戰爭行動中把高砂義勇隊放到最前線送命的軍人們祭祀在一起，高金素梅強調，如此將迫害者和加害者放在一起祭祀的作法並不合理，高砂義勇隊遺族們也有部分無法接受這種作法，這番批判的言論反應出對靖國神社的不滿，但同時也有其他的高砂義勇隊遺族對此爭議大感不屑，同一個族群裡就成現出兩種不同的情感，接著筆者將於深度訪談本文中對此一現象深入討論。

¹⁶ 「柱」為日本計算「靈」之單位，每一位戰爭犧牲者的「靈」在靖國神社裡即為一「柱」。

¹⁷ 山中恆（2003）。《すつきりわかる「靖国神社」問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館，頁 21。

¹⁸ 此處所指之軍人包括日本於 1985 年派遣到台灣鎮壓，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首的近衛師團。

第三節 日本神道簡介

提到靖國「神社」，就不能忽視背後的神道宗教議題，日本原生信仰並非佛教，信奉的也非佛教的“佛”，而是取自漢字中的“神”（カミ），而カミ的來源有幾種說法：カムガミ（照覽）、カガミ（鏡）、カミ（上）、カビ（牙、彼靈）的簡稱，而較多人採信的是，“上”的說法，認為上就是比人還要不思議的存在。

日本神道中，カミ指稱那些肉體以不存在，但是靈卻沒有消滅的物體，範圍非常廣，以以下三類為主。

（一）· 造化理想神：在古代人心中的信念或希望下，自然出現的神祉，就是理想神；包括創造天地的神，如造化三神¹⁹，和創造世界萬象的神。

（二）· 自然神：森羅萬象之物皆有神，如：日、月、星、風…，甚至劍、弓等人造物亦有神；還有支配森羅萬象之神，如山神、火神、大地之神等。

（三）· 人格神：一為祖先神，狹義來說就是自身的祖先作為家神，廣義則指日本民族的先人，靖國神社中祭拜的，便可視為是廣義的祖先神。另一種則為作祟的怨靈，人民將其神格化，以鎮邪靈。

俗話說，日本有八百萬的神祉，與世界上其他一神教信仰不同，世間萬物皆有神存在其中，祭祀場所包括神宮、神社、宮、社等不同名稱地點。平安時代所記錄，有神官管理的神社就有兩千八百六十一社，一般國司或平民祭拜的神社則有三萬處以上，到了明治時期，則超過二十萬處。

1892 年（明治二十五年）之後的國家教科書中，將歷史傳說中天照大神以前的神祉刪除，將天照大神設定為中心神祉，天照大神與天之御中主神、天皇為表裡一體關係，天皇為天照大神在人世間的化身（現人神），天照大神為木，則八百萬名神祉則為其枝葉。

日本神道之概念與台灣普遍之宗教信仰概念有其相異之處，祭祀方式亦不相同，在台灣的民間信仰中，祭祀祖先除了有前往墳前上香的儀式之外，在家中也多半設置有先人牌位供其祭拜，但是奉行日本神道的靖國神社裡，並沒有所謂的

¹⁹ 天之御中主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

祭祀牌位，僅放置了列有所有祭祀對象的名冊；而在神道的概念中，祭祀的靈魂雖然有「柱」此一計算單位，但是靈魂並沒有存在的實體，就彷彿是一滴水滴進了河流中，從此融為一體，或是像將一株火苗放進了一團大火裡，靈魂從此融為一體，無法作出分別，因此祭祀當下等於對所有神社裡的靈魂獻上敬意；台灣的民間信仰中若談到分祀的概念，經過移靈、取下牌位，或是另設神像等宗教儀式即可達成分祀，但是日本的神道信仰中，因為沒有設置上述的祭祀替代品，因此在邏輯上是無法完成分祀動作的，此一差異點也成為台灣立委高金素梅前往抗議參拜行為時，提出的分祀概念與對日方而言無法成立的原因之一。



第四章 深度報導本文

立委高金素梅與近五十名的原住民於十五日清晨五點半，突擊地前往靖國神社抗議，沿途並沒碰到右翼分子的攔阻，卻遭日本警方以安全理由強力阻撓。高金素梅等最後妥協在路旁靜坐抗議，並隔馬路向靖國神社高喊「反對靖國，還我祖靈」！（2006-08-16/中國時報/A13 版/兩岸新聞）

2006 年，台灣的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再次率領部分高砂義勇隊遺族，選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任內最後一次參拜當天，前往靖國神社抗議，當時有數名台灣媒體記者隨行採訪；抵達靖國神社後，卻面臨無法離開遊覽車的窘境，日本警方以避免日本右派團體和高金素梅一行人發生衝突，引發安全疑慮為由，要求高金素梅一行人將行動規模降到最低。這一幕幕的畫面傳回台灣後，引發輿論高度關注，到底日方的態度是否恰當？高金素梅的抗議又是否合理？追根究底，還是得回歸到台灣人對靖國神社的兩極化情感問題；反對參拜者認為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和日本殖民威權的再現，支持參拜者則多以遺族情感出發，或認定日本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為日本內政問題，他國不應干涉日本內政主權之行使，但是光以政治面向來討論是不夠的，靖國神社內部隱含的歷史記憶和認同問題，以及宗教文化上的歧異點，都讓靖國參拜成了不折不扣的問題。

第一節 台灣兵大和魂：靖國神社裡祭祀的台籍日本兵們

国の安危は双肩にあり

疾風迅雷進めやすすめ

報国の念燃えてしやまず

ここに台湾男児あり

台湾高砂族伊藤隊を讃うる歌

作者 仮名七十五歳の老生 昭和五十一年初冬

(林えいだい, 1998: 149)

雙肩背負起國家的安危，疾風迅雷般的前進，報效國家的信念熊熊燃起，台灣的男兒在這裡。如果沒有多加解釋，誰會知道這是日本的老先生寫給台灣高砂義勇隊的讚頌之歌呢？又甚至在當今台灣年輕世代的腦海裡，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前往南洋征戰，犧牲寶貴性命的三萬台籍日本兵和高砂義勇軍們，這段充滿血淚的歷史，是否存有任何的印象？歷史並沒有在時間的洪流中滅頂，而是在現代的東亞國際關係中再度浮出檯面，其中受到東北亞國家嚴正關注的議題，正是靖國神社參拜爭議。

一．走近靖國神社

走進座落於東京九段下的靖國神社，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座高二十五公尺的青銅製巨大鳥居²⁰，展現出驚人的氣勢，也彷彿宣告世人靖國神社的重要地位；遇上周末假日，鳥居旁的神社入口處常可見到一整排，載著許多日本國內年長遊客的遊覽車，前來參觀／參拜的長者下車後，莫不對著靖國神社境內的雕像和建築物細細打量；假日不時會有市集出現在走道旁的小廣場上，零星的攤販醉翁之意不在酒，就算沒有客人上門依舊自得其樂，三三兩兩的交談著，彷彿感受不到靖國神社肅穆的氣氛。穿越鳥居之後，就能看到巨型的大村益次郎銅像，這座銅像建造於西元 1893 年，是日本第一座西式銅像，但更重要的是銅像身分和靖國神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大村益次郎是日本近代陸軍的創辦人，同時也是幕末到明治時期的重要戰略思想家，他更是戊辰戰爭後，推動靖國神社前身－東京

²⁰ 鳥居是日本神社入口常見的建築，狀似漢文化中的牌坊，但是鳥居通常不會刻有類似牌坊上的文字，作用為區分神界和人所居住的凡間，類似神社的大門。

招魂社成立的主要推手；以這一點看來，大村益次郎的銅像被放在靖國神社的大門口並不為過，但是他身為陸軍創辦人的身分，也深化了靖國神社的政治意義。



圖 4- 1：靖國神社入口第一鳥居和參拜民眾

靠近靖國神社的拜殿²¹之前，會先看到神社裡眾多的雕像和其他紀念碑，從常陸丸殉難紀念碑²²到軍犬、軍馬，甚至軍鴿都有專屬的紀念雕像，只要和日本的軍隊有關之人事物，都在靖國神社裡接受世人祭拜；而靖國神社境內還設立了一座名為「遊就館」的博物館，裡頭擺設包括二戰期間日本進行大東亞戰爭時，在泰緬鐵道使用的運輸火車和轟炸機、軍用大砲等軍事器材，以及日本古代武士發展歷史、西南戰爭、明治維新，一直到近代包括日俄、日清和盧溝橋事變等戰爭歷史陳列室。

²¹ 靖國神社的主建築之一，一般民眾參拜靖國神社的路徑僅只於此，拜殿前擺放有捐獻箱供民眾投入香油錢。

²² 1904 年在日俄戰爭中遭到俄軍擊沉之日本軍艦。



圖 4- 2：遊就館內展示之戰機與參觀民眾

遊就館的介紹文宣上寫著，這座展示紀念館是為了傳達戰爭犧牲者的英勇事蹟而設立，而館名由來則出自於中國古典思想家荀子勸學篇中「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希望藉由設立這座展示館，能讓民眾接近這些戰爭時期的用品，了解當時為國犧牲者的精神，館內二樓設有播映室，每天重複播放戰爭時期相關紀錄影片。筆者造訪當天，館內播放的影片名為「我們不會忘記」（私たちは忘れない）主題從明治維新過後橫跨日俄、日清戰爭，以及後來的盧溝橋事變、珍珠港事變和二戰結束後的東京審判等等，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旁白對戰爭的敘述包括了：「日本開戰是為了保護國民避免被歐美列強侵略」、「東亞各個國家都很期待受到日本的保護」、「蔣介石一直都很希望能和日本合作」、「（偽）滿州國是王道的樂土」，種種論點除了讓人理解這就是日本重要紀念設施賦與民眾的戰爭史觀，館內的展示品更讓人對館名的意義不免起了疑心；在外人眼中看來，不知靖國神社展示出轟炸敵方和被侵略國的軍機，和傷人無數的軍用武器，是希望民

眾學到的是對戰爭的反省，還是該對戰爭精神發揮無比的景仰和榮耀？

日本文化總合研究所代表，同時也是麗澤大學講師的高森明敕教授就表示：「發生戰爭的時候一定會有戰死的犧牲者，像靖國神社這種慰靈紀念的場所或是相關儀式在各國都有，所以靖國神社會變成一個問題實在是很異常」，但是問題確實存在，而且已經從日本的內政問題演變為東亞國際關係的爭議點，這個問題來自於靖國神社本身代表的意義是否單純僅為紀念戰爭犧牲者的設施，以及靖國神社裡祭拜的對象到底是誰？

二．點燃靖國神社內部風暴的合祀對象

總計靖國神社裡祭祀的戰爭犧牲者總共兩百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人，其中包含了兩萬八千名左右的台籍日本兵和高砂義勇隊成員，除此之外，靖國神社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由崇敬者總代會²³推動把在東京裁判中被認定為「A 級戰犯」之十四人，以「殉難者」身分秘密合祀於靖國神社中，合祀當時並沒有大張旗鼓的昭告天下，日本媒體和民間直到隔年才獲知靖國神社合祀 A 級戰犯的消息，這件事情在日本國內的學者率先引發不同反應，台灣旅日學者黃文雄就認為在日本的神道裡，人死了就是變成神，不會區分生前是善還是惡，換作佛教的概念就是死者皆成佛，人死為大；靖國神社的副神官小方孝次更強調「不管身分是什麼，靖國神社裡祭拜的戰爭犧牲者並非侵略者；所謂的戰爭是有很多理由的，也有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就算對外國來說這些人是侵略者，但是這些人的家屬會怎麼想呢？他們的親人的確是因為替國家去打仗，犧牲了性命，難道就不能被祭祀嗎？」。更有甚者，如曾經多次擔任日本內閣官員的學者小田村四郎更提出，所謂的 A 級戰犯，一切都是因為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才會被聯合國報復送上國際軍事法庭去審理，進而在東京裁判中判決這些人有罪，掛上了 A 級戰犯的名號，一切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窮：「像是這種什麼 ABC 級戰犯的分法，根本就違反法律嘛！這些都是日本政府賠償的對象，所謂的戰犯有近

²³ 靖國神社的民間重要支持機構。

千人都一起放在靖國神社裡頭祭祀，為什麼？因為他們是為了公務身亡的，就算是所謂的戰犯也是因公殉職，在日本根本就不認為他們是戰犯！因為國內法律也不會判定這些人是犯罪者的。」

相較於認同戰爭犧牲者不論身分或其所背負之罪行，皆應入祀靖國神社的論調，部分日本學者則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靖國神社裡合祀的戰爭犧牲者，包括日本在亞洲各國以及殖民地的族群，造成了多大的死亡和傷害，都必須加以追究，若是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合祀，勢必無法承受外界批評，也失去了合祀的正當性(高橋哲哉, 2005: 63- 64)。當日本國內掀起了是否應該將所謂的 A 級戰犯合祀於靖國神社的議論時，隨著小泉純一郎就任日本首相，任期內每年都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日本內部引發更多的議論，民眾對於首相是否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的意見分歧，日本媒體也因為立場不同有了結果相去甚遠的民意調查；2006 年讀賣新聞所作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一的民眾贊成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只有不到四成民眾反對，同年富士電視台的調查結果則完全相反，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民眾支持首相應該繼續參拜，卻有百分之五十點六的民眾認為不應該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中野晃一編, 2006: 5)，日本輿論間接受到立場的影響，民調結果也變得混亂、無法取得共識，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也從日本國內發酵，引發東北亞鄰國不滿情緒，問題也就跟著浮上國際舞台。

三·是折磨，還是光榮？

「我們從台灣來要求你歸還我們丈夫的靈魂。請還給我們」男子臉上的笑在聽了奇瓦斯·泰利嚴肅的話後消失一空。「根據日本習俗，我們不能這樣做。請理解我們的規則。」另一名寡婦沙韻·踏侯斯立即反應：

「我們了解日本的習俗。但也請尊重高砂族的習俗。」(鄭力軒譯, 2006: 19/ 荊子馨, 2001)

撇除上述種種爭議，台灣的原住民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的心意更為單純，她甚至沒有強求靖國神社停止合祀 A 級戰犯，重要的是，要日本人把高砂義勇隊移出祭祀名單！在中國導演李纓所拍攝的紀錄片「靖國」²⁴中，高金素梅委員率領於 2005 年第七度前往靖國神社抗議，她發出嚴正的聲明表示，台灣人不是日本人，當然有權利把祖先帶回台灣；高金素梅神情凝重的要求出面接下抗議函的靖國神社代表人員換個角度思考，換作是他的話，是不是也會想把親人的靈魂帶回家鄉，高金素梅更強調當初高砂義勇隊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的要求下，才會加入作戰，原住民活著的時候無法選擇生存的身分，死了之後，怎能任人剝奪僅存的尊嚴？「他們生的時候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自主意識，死掉的時候日本人更不能剝奪他們的靈魂，如果日本人真的懂得神道的話，就應該更懂得尊重別人的文化精神，靖國神社的人根本就是假裝的神道，根本不懂人真的靈魂是什麼！人死掉以後還是有尊嚴的！」

根據高金素梅的論點，高砂義勇隊的成員不應合祀在靖國神社裡，一是因為她認為日本殖民初期在理蕃政策下，屠殺了大量的原住民，但是當年前來台灣鎮壓原住民和漢人的日本軍人也被合祀在靖國神社裡，等於是把加害者和受害者放在一起祭拜，簡直是天大的玩笑，「就是尊嚴，加害人和被害人絕對不可以放在一起，想想看，希特勒殺了這麼多猶太人，如果希特勒的靈魂跟這些猶太人放在一起的話，你想想那是什麼畫面？」²⁵

對高砂義勇隊有深入研究的民族學者傅琪貽教授則強調問題出在對於原住民的基本尊重，她認為靖國神社裡合祀高砂義勇隊的爭論應該去政治化，拉回學術層面討論，因為日本和原住民對於往生者的處理態度有根本上的不同，無法被一視同仁的放入靖國神社裡祭拜：「原住民不在家過世，沒辦法讓家人圍繞祝福，這樣就會變成惡靈；但是靖國神社是讚美景仰戰死的靈魂，這就跟原住民的作法

²⁴ 中國導演李纓所拍攝之紀錄片「靖國」於 2007 年在日本上映時，引發日本社會廣大討論，甚至出現政治人物要求事先觀看內容，加以干涉，導致許多戲院拒絕播映的狀況，但是也有政治人物認為這部紀錄片不具立場，能夠呈現靖國神社的真實意義。

²⁵ 立委高金素梅於 2005 年 6 月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會客廳節目專訪所答內容。

相反，原住民出征前都會有長輩說『要活著回來』、『不要在戰場上作壞事』，但是靖國神社卻是鼓勵大家為國家犧牲，死後一起入祀靖國，這就跟原住民的思想完全顛倒。」基於對處理戰爭犧牲者和戰爭態度的差異，反對將高砂義勇隊合祀於靖國神社內的學者強調，日本政府在戰爭時期以為國犧牲生命，死後一起入祀靖國神社這種近似催眠、要求軍人將生命完全奉獻給國家的論調，與台灣原住民力求不要死於非命的宗教觀念相反，雙方對於生命的定義以及國家和集體意識的矛盾，讓高砂義勇隊被日本人祭祀成了一個極端矛盾的情境，「原住民對於民族延續的想法和對日本人對天皇效忠是不一樣的，把日本的政府想法套在原住民身上是一種殖民心態的延續，其實現在就算是日本人也不全是這種想法，只有激進／基進（radical）的右派份子才會這樣強迫別人接受，用國家觀念去強迫人接受這種作法，日本這種國家概念跟原住民、一般日本民眾的集體概念不同，所以日本政府根本不應該把別人的祖靈鎖在國家的手裡。」

相較於立委高金素梅和傅琪貽教授的堅決反對合祀態度，住在烏來的高砂義勇隊遺族家屬馬偕・理牧看法卻大不相同，對他和他的親戚而言，當年長輩加入高砂義勇隊不僅是一種光榮，戰死後能被放在靖國神社祭祀，更是一種認同和理所當然，「那個時候的高砂義勇隊就是日本兵，跟日本人一起祭祀是很合理的，如果是現在的中華民國軍人跟日本人一起祭拜才是奇怪的。」馬偕・理牧的堂哥秋野柏雅²⁶談到當年父親加入高砂義勇隊，進入日本薰空挺特攻隊擔任傘兵工作，臉上滿是驕傲的神情，不管是把官方在靖國神社裡祭祀高砂義勇隊，還是2006年日本民間人士募款捐贈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給烏來的遺族，秋野柏雅都認為這是日本人對當年高砂義勇隊的感謝象徵：「為什麼日本人會對我們原住民很感謝？就是因為那時候打仗都要去山上，山上都沒有東西吃，我們原住民會去找樹枝啊，野果啊，找給他們吃，讓他們活著，現在慰靈碑這個事情是以前日本兵感謝我們高砂族。」

²⁶ 秋野柏雅為高砂義勇隊遺族，國民政府時期身分證件上登記為台灣姓「周」，後改回當年父親在日本殖民時期所冠的日本姓「秋野」。

對於高金素梅力求從靖國神社迎回祖靈²⁷的訴求，馬偕表示高金素梅既沒有得到所有高砂義勇隊遺族的同意，他對高金素梅的說法更是無法認同，「迎回祖靈要幹嘛？我們的後代會去拜嗎？放在日本，日本人還每天替你拜耶！在那邊有人有國家替你拜，拿回來子孫誰要替你拜啊？從沒見過這個人，誰要拜你啊，尤其又有基督徒的話根本就不拜的啊！」馬偕一語點出了現代原住民宗教信仰複雜化，傳統的祭祀祖靈儀式已經很少存在於原住民家庭中，還有多少原住民會以傳統儀式祭拜祖靈，成了一個大問號。依據泰雅族的傳統，即便是要祭祀祖靈也有對象的分別，如果是戰死者或是意外死亡者，不但遺體不能帶回居住處，必須在野外掩埋，其後親人也不能再接近埋葬地點，避免惡靈作祟²⁸，這一點也和高金素梅所提出的停止合祀原因相互矛盾；高金素梅指出以泰雅族來說，過世的親人應該要把靈魂迎回家中，尤其是不是不得已的話，就一定要帶回家裡和後代相處在一起。針對此矛盾點，傅琪貽強調，正因為戰死者的靈魂對原住民來說是惡靈，雖然不會放在家中祭拜，但是更不會集中在一起祭祀讚揚，因為在原住民的祖靈概念裡，會意外死亡者是受到祖靈的詛咒，勢必是生前有過不恰當的行為，才會走上意外死亡或是戰死的道路，靖國神社堅持祭祀這些高砂義勇隊的犧牲者「官方有官方的政治說法，但是原住民有他們自己的屍體靈魂處理方式，和祖先觀念的差異性，就算是其他像是基督教、佛教這些非原住民傳統信仰，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能被強迫的，這是國家剝奪人民的基本人權。」

「我要再說清楚一點，我們不是日本人，我們當然有權利把我們的祖先帶回台灣。」²⁹高金素梅強調日方應該要尊重原住民文化，只是問題繞回到分祀的可能性，靖國神社只有無能為力四個字，「我們日本人是真的只想好好在靖國神社，祭拜這些為國犧牲的戰士靈魂而已，況且所謂的分祀訴求對神道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所謂的靈魂，根本就不存在在靖國神社裡頭啊！靖國神社裡既

²⁷ 祖靈為泰雅族對祖先、神明或死者靈魂的通稱，在原住民的語言中稱作「utux」。

²⁸ 黃智慧(2006)。〈「戰後」台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與課題：兼論其與日本關係〉，《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頁 611。

²⁹ 高金素梅於記錄片「靖國」中的訪談內容。

沒有牌位，也沒有任何可以把靈魂束縛在這裡的方法，這裡只是一個提供民眾祭拜、懷念這些死去人們的地方。」副神官小方孝次皺起眉頭，強調日本祭祀台籍日本兵和高砂義勇隊的正當性，靈魂在神道的概念裡是無法分祀的，這也是靖國神社一貫的立場。對靖國神社來說，祭祀所有為日本天皇效命的戰爭犧牲者是絕對合理的行為，對認同長輩加入高砂義勇隊的遺族家屬而言，當年犧牲性命的長輩是日本殖民地國民，由當時的「母國」「負責任」的祭祀，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對於無法接受殖民歷史的人們，這也許是一種另類的折磨，合祀到底恰當不恰當已經無法回答，留下的是無奈和令人遺憾的族群對立。



圖 4-3：靖國神社內仍可見到穿著軍裝的日本老人不時高唱軍歌

第二節 台灣人，你祭拜的是誰？

一．台聯前主席蘇進強參拜靖國神社事件

就在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因為數度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引發東北亞

鄰國抗議不斷，加上台灣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因為數度前往靖國神社抗議，甚至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提起違憲訴訟的同時，台聯黨前主席蘇進強在 2005 年 4 月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引發台灣內部爭議不斷；蘇進強在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之前接受媒體採訪，他強調自己是到靖國神社，祭拜當年喪命的台籍日本兵，和對日情感無關！「我想我是以台灣人的立場，台灣本土政黨的立場，來對為日本國奉獻犧牲的軍人表示敬意，我也以台灣人的立場，來對奉獻在裡頭的台灣人表示敬意。」蘇進強強調基於本土政黨的立場，和台灣其他政黨作區隔，還向大家喊話，要所有人都用將心比心的態度看待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我以很尊嚴，很尊敬的心情來這裡，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將心比心，了解日本國民對靖國神社的心情，大家能放下歷史的恩怨和仇恨的心，來放眼未來爭取和平和安全。」

只是就算沿用蘇進強的邏輯思考模式，去理解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的情有可原，放下所有的歷史仇恨，靖國神社的爭議依舊沒有解決，因為靖國神社裡確實合祀著 A 級戰犯，也因此被東北亞包括中國和南韓在內的鄰國視為是軍國主義的象徵，不過這個爭議在日本部分學者的眼中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笑話！中國才是現在軍國主義的代表！靖國神社是一個紀念戰死者的設施，祭拜這些人是我們的義務，也是我們的權利，各國都有類似的機構設施，別國怎麼能干涉他國國民的權利呢？」高森明敕講得很直接，也和蘇進強的說法不謀而合，但是這種理論並不被反對靖國神社參拜的台灣其他政治人物、民眾所接受，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就曾經在蘇進強參拜靖國神社後公開回應，措詞相當強烈：「我覺得這個黨真的瘋了，統派獨派都不應該去祭拜，只有特別去討好日本軍國主義的人才會這麼想。」相較於馬英九把參拜靖國神社和軍國主義畫上等號，當時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態度更不屑，直說蘇進強是在侮辱台灣人的尊嚴，「台聯還有立場嗎？口口聲聲說是為了台灣人，其實是在作賤台灣人的尊嚴，對於台聯的做法不僅不以為然，認為這個事情是對台灣尊嚴的最大侮辱，對民族尊嚴的最大侮辱。」

這一連串的論戰在台灣內部發酵，一直到蘇進強回到台灣，還在機場遭到不滿的民眾砸蛋抗議，高金素梅也多次公開批評台聯黨的行為根本就應該改名為台

奸黨，從當時的政治人物反應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政黨色彩泛藍者對於參拜靖國神社採取的立場多為強烈反對，這一點就連國際政治學者都注意到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菲爾·狄恩斯（Phil Deans）就曾經在研究論文中提及反對靖國神社參拜和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有關，原住民和外省人集團對於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不追究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責任，加上對日本殖民時代留有曖昧態度，都是他們嚴厲批判的問題所在；狄恩斯更指出靖國神社的問題被國家主義者（Nationalist）利用，和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等議題綁在一起討論，激進的台獨份子採取了日本修正的國家主義者，針對強烈反中的態度和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過度美化的思考模式，兩者築起了微妙的同盟關係（中野晃一編，2006：16-49）。儘管將靖國問題在台灣放大的正是政治人物，看在台灣的學者眼裡卻是不恰當的作法，傅琪貽就指出這樣只會模糊焦點，「這不應該是意識型態的問題，但是大家卻用意識型態的作法來討論，贊成靖國神社參拜跟台獨變成一致，這樣是不對的；靖國神社的問題應該要回歸學術的方向去討論，這主要是觀念上的差異，針對往生的靈魂如何被看待的差異問題。」

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原本態度相當低調，卻在時任教育部長杜正勝的一番「我們對於這些不論是在中國戰區，或是太平洋戰區犧牲生命的台灣同胞，表示我們的致意，我覺得也是應該的。」的言論引發討論後，被迫出面公開表態，時任行政院長的謝長廷先是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靖國神社參拜屬於個人立場問題，隨後又透過當時的行政院發言人卓榮泰發表正式說法，「政府部門的重要人士，不僅是行動上不應、不可有這樣的行為，我想在言論上也不宜來助長這種行為的正面性。」民進黨政府不願意和靖國神社的爭議沾上邊，但是也不願破壞與日本之間的關係，蘇進強自己沒有親人合祀在靖國神社裡，自然引發外界諸多批評，就連當時執政，立場較為親日的民進黨無法公然力挺，因為連想去靖國神社祭拜親哥哥李登欽的前總統李登輝，都經過了六十年才有機會踏入靖國神社，向當年加入日本軍隊喪命南洋的兄長致意。

二·李登輝的心願

前總統李登輝幼年時期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自幼接受日本式的教育，成年後也曾前往日本留學，他在著作「台灣的主張」中也坦承，日本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李登輝對日本的特殊情感在國際社會眾所皆知，擔任總統的公職時期無法前往日本訪問，卸任之後不僅曾前往日本動心臟手術，更多次以演說和觀光等不同理由前往日本，外界更是屢屢在李登輝宣布訪日計畫之際，詢問他是否有前往靖國神社祭祀兄長的規畫，只是礙於訪日地點不在東京或是外界壓力，李登輝雖然多次表達前往靖國神社的意願，卻無法成行，直到他最近一次訪日才真正完成他長年的心願。

2007年5月30日，卸任多年的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展開十一天的日本訪問行程，除了參觀奧之細道之外，台灣和日本媒體一直在等，到底他會不會去靖國神社參拜？這個問題一直到李登輝訪日行程接近尾聲才接曉，而台灣隨行採訪媒體還是透過日本媒體，才獲知這項消息；當時隨行採訪的資深記者賴筱芸就說，受到日本官方高規格接待的李前總統，在前往靖國神社的前一晚，透過日方派來貼身護衛的特勤人員連絡日本外務省，決定在六月七號前往靖國神社，台灣的記者透過日本媒體了解情形之後，全都繃緊了神經，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一件大事，畢竟李登輝就算卸下總統職位，他還是將成為台灣前往參拜靖國神社最高階級的政治人物，而李登輝雖然在訪日期間，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期沒有明說，但是也沒有打算隱瞞行程，而是選在六月七號上午召開記者會，說明他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

「我要去靖國神社，我要去看六十年來都沒見面的大哥，我要去祭拜他在天之靈，希望他能持續保佑我。」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說要去靖國神社，李登輝毫無保留的態度讓採訪記者留下深刻印象，賴筱芸說，李前總統情緒真的很激動，甚至在說明參拜意願的途中就紅了眼眶，哽咽失聲：「我這次是60年來第一次去靖國神社，我認為去那邊參拜是很理所當然的事，這是我的私人意願，所以我拜託大家，跟政治無關，也和歷史無關，請大家不要過度解讀。」講得誠懇沒有保留，

李登輝選擇動之以情，而非說之以理的方式解釋自己要前往靖國神社的理由。

不只日本媒體認為李登輝去參拜一點問題也沒有，就連不少台灣記者都認同李登輝的說法，賴筱芸回憶當時自己的感想說：「我覺得李登輝去參拜沒有恰當不恰當的問題，站在人道立場，他的哥哥當時以日本軍人戰死，被放在靖國神社裡頭，他會想去祭祀哥哥就應該讓他去拜，這是人之常情。」陪同李登輝一同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李友會會長小田村四郎，也捍衛李登輝參拜靖國的權利，理由很簡單，只要他想去，有什麼不可以？「李登輝以前本來就是日本人，他的哥哥是以日本人的身分戰死的，雖然他的父親一直都不願意相信兒子已經戰死；可是在靖國神社裡頭，每天都有祭拜犧牲者，當然也包括他的哥哥在內，李登輝到靖國神社的時候，還特地跟靖國神社的神官表示感謝之意，能夠在靖國神社祭拜他的哥哥，完成他多年來的心願，他才能夠放心的從日本回到台灣。」日本輿論一面倒支持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靖國神社裡包括副神官小方孝次在內的神職人員，更抱持著歡迎的態度迎接李登輝，「李前總統她一直都想見他的哥哥一面，來替哥哥祭拜一下，我們覺得他來祭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我們日本人每天也都有抱持著感謝的心，在祭拜這些犧牲者。」

李登輝在記者會後動身前往參拜靖國神社，全程受到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支持者熱烈歡迎，民眾在靖國神社外圍揮舞著日本國旗和歡迎標語，李登輝也享受了領袖級的待遇，座車一路直驅靖國神社拜殿前，才在沒有媒體圍繞的情況下進入靖國神社本殿，在四十分鐘內翻閱了登記有兄長李登欽日文名字「岩里武則」的靈璽簿，基於李登輝身為基督教徒的身分，他並沒有採取傳統的靖國神社家屬遵循神道祭祀的模式，而是以鞠躬致意的方式完成祭拜；行前動之以情的李登輝，事隔兩天卻在行程結束的國際記者會上態度丕變，對著質疑他參拜靖國神社正當性的媒體痛批，沒有任何人能夠批判日本的靖國神社，「外國政府根本沒有理由指責，靖國神社祭拜那些為國犧牲的年輕人，是理所當然的！」李登輝的動怒和高金素梅前往靖國神社抗議時的憤怒形成強烈對比，李登輝的情感傾向明顯偏好日本，而他的身分所引發之話題也特別容易發酵，但是許多人不知道的是，

早在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之前，日方就曾經多次招待高砂義勇隊遺族前往靖國神社，還一度被質疑日方是利用遺族合理化二戰期間的侵略行為，為軍國主義擦脂抹粉。

三·分不開的歷史情感

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台灣人，說自己是去祭拜神社裡的台灣犧牲者，或是悼念為日本犧牲性命的親人；但是別忘了，根據日本神道概念，靈魂就像是一盆水、一團火，合祀的對象是無法分開的，那麼又怎麼能在祭拜的過程中，指名祭拜的對象呢？儘管心裡想著的是和自己有切身關係的先人，但是事實上祭拜的對象就是這些合祀在靖國神社裡的戰死者靈魂，而且還包括了在東京裁判中遭判處死刑的十四名 A 級戰犯，包括二戰期間擔任日本內閣首相兼內務大臣的東條英機、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土肥原賢二、指揮進攻南京，策動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下令偷襲珍珠港的永野修身、拒絕無條件投降的戰時短期首相平沼騏一郎、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政策要角梅津美治郎、推動德義日結盟的白鳥敏夫、九一八事變主謀板垣征四郎、太平洋戰爭的策畫者木村兵太郎、鼓吹擴張戰爭的武藤章、被判處絞刑的唯一文官廣田弘毅、戰時外交推手東鄉茂德、擔任日本外相多年的松岡洋右、從陸軍將領轉任首相的小磯國昭。儘管二戰期間台灣屬於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為日本政府效力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戰後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在邏輯上是不是等於同時向日本戰爭的推手們致意，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暫時跳脫針對參拜對象的討論，回歸台灣人祭祀戰死先人的意願，來檢視台灣官方是否提供了這些人祭拜的機會和場合，卻發現這個重點時常被忽略；相較於靖國神社，台灣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同樣祭祀著戰爭中的犧牲者，主要祭祀對象為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前，在中國大陸作戰的犧牲者；其中和日本有關連的是 1936 年到 1945 年間抗日戰爭的犧牲者（黃智慧, 2006），但忠烈祠祭祀的是參加對日抗戰的士兵，至於在日本殖民時期接受徵召，成為台籍日本兵的戰死者，則不在此一範疇之內。而少數向台籍日本兵致敬的機構，又總是成為輿論攻擊箭靶，矛

盾之處層出不窮，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位於台北縣烏來鄉的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事件！

「其實日本人是很有感謝我們的，他們送來石頭雕刻的時候上面都有寫字，寫的是日本字，我們想說送來的時候就放在慰靈碑的旁邊，我們沒有想到這有什麼政治或是什麼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沒有這個意思，就是說他們送來，他們家屬為了這個慰靈碑，因為家屬都很感謝我們高砂義勇隊。我覺得這個都太政治化了，還有高金素梅啦！在旁邊加油添醋，講得好像什麼日本人都攻到我們的山頂了。」身為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總幹事，馬偕・理牧講到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引發爭議的過程，情緒依舊很激動；烏來的高砂義勇隊紀念碑早在 1992 年就已經存在，後因紀念碑所在地之地主出現財產問題，土地無法繼續供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設置紀念碑，日方贈送的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被迫遷移，紀念協會為了新的紀念碑設置地點找上烏來鄉公所，「鄉公所的風景區管理所說這個慰靈碑很好，可以移到瀑布公園讓大家都知道，他們說這個事情是很好的，可以讓大家都去參拜。」秋野柏雅強調，一開始烏來鄉公所的立場是支持紀念碑遷址的，後來卻因為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和台北縣長周錫瑋出面反對，以違反水土保持等理由封鎖紀念碑，碑上寫有日文字的部分都被籬笆圍了起來，歷經三年的行政訴訟，儘管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勝訴，馬偕・理牧還是很無奈，因為台北縣政府拒絕告知他們接下來的紀念碑管理計畫，讓這些希望能在自己家鄉有個紀念先人設施的高砂義勇隊遺族，面臨新的困境。

這些高砂義勇隊遺族並非刻意要前往靖國神社，而是台灣並沒有專門紀念台籍日本兵的設施，如果可以的話，這些上了年紀的遺族家屬也不希望大老遠的跑到日本，但是好不容易在台灣有了專門紀念高砂義勇隊的設施，卻又受到政治力的介入打壓，就像日本報導文學作家林榮代（日文原名林えいたい）所說的，高砂義勇隊在國民黨政府的眼裡是個很微妙的存在，明明是台灣人，卻因為戰爭期

間幫助日本政府作戰³⁰，和國民政府立場出現詭異的對立，戰爭結束超過六十年了，但是這些遺族家屬至今還在和身分認同奮戰，彷彿在台灣想要有個紀念台籍日本兵和高砂義勇隊戰死者的設施，似乎是種政治不正確、觸犯禁忌的行為。

第三節 是後殖民的延續亦或負起戰爭的責任？

一．殖民歷史對靖國問題觀感的影響

當然，在皇民化運動這麼強烈且大規模的民族化運動下，台灣人阻擋或拒絕日本文化、精神或價值觀的過濾功能，必然有逐漸衰退的傾向。（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2006：433/ 陳培豐，1999）

歷史文化學者陳培豐在著作中提到這段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實行的皇民化運動，台灣的知識階級對同化多有所抗拒，但是在大部分的地區，皇民化運動確實收到良好成效；殖民政府對原住民更有完整的同化配套措施，主要分為兩個系列，一種是被稱為「蕃人公學校」，另一種則是由警察管理的「蕃童教育所」。³¹殖民政府對台灣原住民的管理又較台灣平地人更為嚴格，這在諸多學者的研究中皆有提及（荊子馨，2001/ 鄭力軒譯，2006；陳培豐，1999/ 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2006；中島光孝，2006/ 陳喜儒等譯，2007）。其中由警察管理的蕃童教育所，警察不只要擔任管理原住民的工作，同時也是原住民兒童的老師；在霧社事件過後，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更加徹底，更有學者認為霧社事件是日本殖民政策轉變的一大關鍵（荊子馨，2001/ 鄭力軒譯，2006: 207）。

而殖民的歷史也的確對台灣原住民現今的思考模式造成重大的影響，「高金

³⁰ 原文為「高砂義勇隊は、政治的に微妙な立場に立たされた。新しく台湾を支配したのは戦勝国中国の国民党政府だった。高砂義勇隊は日本に協力したいわば敵の存在である。」林えいだい編着（1998）。〈証言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頁8。

³¹ 陳喜儒譯（2007）。《還我祖靈－台灣原住民族和靖國神社》，台北：人間。（原書中島光孝〔2006〕。還我祖靈－台灣原住民族和靖國神社。日本：白澤社。）

素梅他說原住民都是軍伕，可是有很多都是去當陸軍海軍空軍，有的是去當傘兵，我們理事長就是去當情報兵，有很多啊！講什麼都是軍伕，很奇怪耶！那個觀念，她都是用很籠統、很仇視的觀念去看；像我們鄉公所秘書他爸爸是海軍，不是高砂義勇軍喔！後來皇民化以後就直接加入日本軍隊，而且原住民那時候讀書都是跟日本人一起讀書，漢人還會分開。」高砂義勇隊遺族馬偕・理牧談到過去長輩加入日本軍隊作戰時神采奕奕，臉上滿是驕傲的神情，對他和堂哥秋野柏雅來說，那段家族成員從軍的歷史已經成為足以傳頌後代的回憶，而不是痛苦的犧牲慘劇，但是看在傅琪貽眼裡卻是典型的殖民延續。

「志願兵的『志願』和『樂意』是可以加以解釋的，事實上這些高砂義勇隊的志願兵，他們的樂意根本就被強迫的；他們會自願加入軍隊，一方面因為家裡沒有經濟來源，需要軍餉養家，第二個原因是警察點名，不得不去加入軍隊，而且當時最優秀的人也不會被日本政府帶到戰場去。」傅琪貽的說法和日本報導文學作家林榮代訪查的部分高砂義勇隊成員說法不謀而合，其中一位接受林榮代訪問的排灣族高砂義勇隊成員就坦承，他當初一聽到從軍可以領到的薪水數字，就毅然決然的成為志願軍³²；但是林榮代的訪查對象中當然也有強調自己如今對日本人一點恨意都沒有，因為當初他自願加入軍隊，並且覺得從軍是非常榮譽的事³³，台灣的民族學者黃智慧分析志願軍的形成和日本殖民時期政策演進有關，「日本人對原住民初期的確是很暴力的，但是到了中期之後，其實原住民就面臨兩個選擇，講難聽一點，一個是拒絕皇民化，繼續當粗野的原住民，另一個是接受完整的教育，還有工作保障生活；他們是非常理性的人，作了很理性的抉擇，不管哪一個族群都會作一樣的決定。」黃智慧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當年的原住民在理智的考量下接受成為日本國民的事實，同時尋求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加入

³² 原文為排灣族的楊清課（日文名平山永，原住民名日文發音為イリシガイ）所說，「高砂義勇隊は軍属だが、月給が三十七円だと聞くと、すべてを投げ捨てて志願する気になった。」林えいだい編着（1998）。〈証言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頁 204。

³³ 原文為泰雅族的高成佳（日本名米川信夫，原住民名日文發音為ワリスピホ）所說「私は日本に対して恨みなどはない。志願して日本軍人として戦争をしたので、名誉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る。」林えいだい編着（1998）。〈証言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頁 142。

志願軍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他們當下所作的選擇。「我媽媽的姐夫『荻原志』，參加第一期還有第五期的，他第一期就是自願，回來以後第五期又去。」馬偕·理牧也強調家中長輩確實是自願數度從軍，這「志願」不「志願」的已經變成選擇各自相信的「事實」和解讀的問題。

高砂義勇隊遺族秋野柏雅說「日本兵的長官都記得我們高砂義勇隊。」馬偕也在一旁附和：「他們都會記得高砂義勇軍救了他們，有交代他們的子女要來拜，他們都有跟我們連絡。」日本民間團體積極的和烏來的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連繫，但很顯然的，日方的感謝方式不僅僅是民間團體募款捐贈烏來建立高砂義勇隊紀念碑如此而已。

家住烏來的高砂義勇隊遺族馬偕·理牧在 2002 年接受日方招待前往日本十天，行程當然包括了參拜靖國神社，除了烏來的十二名遺族之外，南投當年霧社事件的後代也有十八人參與行程，「全省各地都很熱烈的歡迎」，馬偕和妻子、母親周麗梅³⁴一同前往靖國神社時，周麗梅還代表高砂義勇隊遺族獻花，現在的高砂義勇隊遺族到靖國神社，抱持的是一種緬懷祖先的心情，「至少他們祭拜有這個心啊！我們這邊哪有人有這個心，當然老一輩的也都有祭拜的心。」馬偕強調高砂義勇隊的遺族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希望到靖國神社參拜的行為被政治化，但是在台日本學者傅琪貽就在著作中指出，這一切的訪日安排都是日本退役老兵團體，利用「高砂族」的後代作為「活證人」，塑造出嚮往日本的形象，甚至肯定日本「大東亞戰爭」是「聖戰」。傅琪貽強調，對這些日益凋零年逾八十的日本老兵來說，這二十幾個來自台灣霧社的原住民乃成為最終凝聚「皇民精神」救星。³⁵

「我去訪問過兩個霧社事件的家屬，一男一女，他們說是日本人說要帶他們去日本玩，他們根本事前不知道要去拜靖國神社，到了那邊才知道的；日本人說要帶去他們就跟著去了。」傅琪貽談起高砂義勇隊遺族從日本回台後的訪談經

³⁴ 周麗梅為高砂義勇隊遺族，日本名「秋野愛子」，創立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畢生致力於推動在烏來建立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

³⁵ 傅琪貽（2004）。〈靖國神社與高砂義勇隊〉，「海峽兩岸台灣史研討會論文」。中國，廈門。

驗，和筆者所訪談到的遺族論點大不相同，但是卻呈現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所在：自我意識的形成。有的人對於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行為有著自我意識的判斷，自己決定了是非對錯，還是答應接受日本民間團體的邀約前往日本參拜靖國神社，但是有些人卻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帶到靖國神社，甚至連拒絕的機會都沒有：「這些人不只經濟上窮，知識和判斷上都是很貧窮的，根本不知道怎麼去判斷；人家帶就跟著去了，但是他們回來以後，我問他們去靖國神社的事情，每個人都很小心的問我，為什麼我要問這個事情，他們變得很不願意公開去談論這件事。」傅琪貽認為這就證明了靖國神社參拜，在日本右派團體的操弄下，變成了極度政治化的事情，就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帶去參拜靖國神社的部分高砂義勇隊遺族，事後也發現了事件的敏感性，導致他們不願意對外說明經過。

不過對於高砂義勇隊遺族這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程，民族學者黃智慧有不同的理解，她說出資贊助遺族們前往日本十天旅遊的所謂右派團體曙光會代表「門脇朝秀」，當年已經是年近九十歲的老人，長期尋求補償高砂義勇隊遺族的方式，當年他詢問遺族家屬是否有什麼心願是他能幫忙完成的，遺族們表示想到日本旅遊，同時到靖國神社祭拜死去的親人，門脇朝秀為了完成遺族家屬的心願，賣掉自己的房子變現招待高砂義勇隊遺族赴日，「去靖國神社，是高砂義勇隊遺族主動向他提出的要求，有些人只是聽到能免費去日本玩就跟著一起去，當然不會知道行程其實包括到靖國神社。」黃智慧無奈的點出問題所在，她說會有人把這次的行程解讀成右派團體操控原住民，她能理解，但是「一個快要九十歲的老人，把房子賣掉，只為了帶高砂義勇隊遺族到靖國神社，宣揚軍國主義？這樣會不會太誇張？用常理來看這有可能嗎？」同一件事的一體兩面，一般人不容易完全看得透徹，但是當事實擺在眼前，要選擇相信哪一方，就很值得仔細思考再作評論，也許才有機會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

儘管高砂義勇隊遺族希望外界不要過度解讀，但是卻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也許早就被日方用政治目的塑造出了對日本當年殖民的念念不忘的情懷，也被反靖國參拜的人士戴上了一頂大帽子，說他們只是被利用而矇在鼓裡的棋子，高砂義

勇隊的遺族不管怎麼作，都顯得裡外不是人、動輒得咎，不管怎麼想、怎麼作都能被外界用不同的放大鏡解讀，似乎成了靖國參拜問題下的最大犧牲者。

二·日本負起戰爭責任了嗎？

日本這個國家不只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得負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也得謹記對本國國民要負起國內的責任，代表日本國家機器行使權利的個人，也應該負起等同的責任(何思慎譯，2006:24/家永三郎，1985)

日本學者家永三郎曾經提出日本戰後世代繼承戰爭責任的論點(家永三郎, 1985)，但是日本人對過去發生的戰爭是否能清楚的意識到身上背負的責任，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世代，對於歷史上日本造成的種種紛爭能否以檢討或認同過錯的心態，面對當下的國際局勢，都成為牽動日本在全球未來形象的變化；而當今的日本正如同台灣一樣，除了毫不關心的部分民眾之外，亦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戰爭責任觀，曾經到台灣交換學生的日本慶應大學研究生福田圓就指出，「高金素梅到日本抗議的時候，說實話，真的沒有什麼人關心，其實引發的關注度真的不大；不過現在有比較多人關心了，說了你可能不相信，就是那些御宅族³⁶。」。

福田圓說，御宅族開始關心日本戰爭責任相關議題，起因於一本自 1989 年開始由小學館出版社發行的雜誌「SAPIO」，裡頭除了有政治評論家針對國際和日本國內時事發表評論文章，其立場不親美，也非一味反美，並刊載了立場偏保守派的漫畫家「小林善紀」的連載漫畫，內容主要針砭時事，並曾多次針對靖國神社參拜議題，或是戰爭責任等問題加以辯駁，儘管代表靖國神社接受訪問的副神官小方本身，對於愈來愈多年輕人關心鄰國對於靖國神社參拜議題的反應表示低調，卻不能否認，靖國神社透過部分媒體取得輿論支持，對靖國神社本身是有

³⁶ 御宅族一詞源自於日本次文化的一種，原文為お宅，意指不善與人交際，私生活多半待在家中，對動漫有高度興趣的族群。

益的：「靖國神社向來都抱持著中立的立場，沒有所謂的左派，當然也沒有右派的立場；但是知道有年輕人開始支持靖國神社的參拜，我們都抱持著感謝的心情，年輕人開始願意來了解靖國神社的意義，我們非常的感謝，希望能把日本人的心意，傳達給更多的下一代知道。」

靖國神社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不是到靖國神社去祭拜戰爭犧牲者就等於盡到了日本的戰爭責任？在日本國內也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日本報導文學作家林榮代經過多年努力查訪，完成三本有關高砂義勇隊的著作，1998年他在台灣發表「高砂義勇隊之史實與追蹤」這篇會議論文時，引述很多談論高砂義勇隊員英勇、忠誠的故事，例如運送軍糧時自己不吃寧可餓死，以及在戰場成為很多日本兵的救命恩人³⁷，他認為日本政府草率處理戰後補償，面對高砂義勇隊的老兵即將離開人間，這是不人道的。(1998-12-22/聯合報/14版/文化) 戰後日方雖然將高砂義勇隊合祀於靖國神社內，對高砂義勇隊遺族卻沒有立即的補償措施，甚至有家屬向日本政府求償時遭到日方以「非日本人」為由拒絕(荊子馨, 2001/ 鄭力軒譯, 2006: 23)，直到1987年，日本國會才通過相關補償法案，包括死亡和重大傷亡者家屬，每人補償兩百萬日幣，戰時郵局存款則採取一百二十倍的賠償措施，但是並非每位高砂義勇隊遺族都知道這個消息，「現在還聽說有剩下一兩百億日幣，聽說中南部那邊有人推動要去一起申請，要申請作成基金，用退伍軍人協會的名義全部放在一起。」馬偕·理牧拿到了補償金，但是這不到七十萬台幣的賠償金額真的就能彌補失去的生命？答案不言而喻。用金錢無法彌補的，日本政府選擇先用精神補償，靖國神社在2005年舉行了戰後六十年來首次專門針對「台灣出身戰歿者」的慰靈祭，民族學者黃智慧指出：「這是屬於日本政府的戰後處理方式，但是戰後處理原本應該是針對國內的事情，只是對台灣和日本來說，戰後就變成不只是內政問題了，因為戰爭結束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

³⁷ 林榮代在著作中多次提及高砂義勇隊在戰爭時的犧牲奉獻精神，包括「台湾の高砂義勇隊がわが部隊に糧秣を田担送していたが、彼らの律儀さには驚いたよ。自分は食べないで、担送してきた途端に死んじゃった」と、全羅南道の金在淵さんは語るのだった。「自分は飢えても、担送した糧秣を届けて死んだという話に、私は深い感動を覚えた。」林えいだい編着(1998)。<証言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頁3。

戰後變成了兩個不同的國家，這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內政問題了，而是內政的延續到了外交的國際層面，處理也就更複雜。」

金錢不能換回一個人的性命，但是坦承戰爭的責任，對戰爭被侵略國道歉卻能博得國際間的信賴與好感，那麼日本政府是否對戰爭負起責任道歉了呢？過去四十年來日本首相坦承日本必須負起戰爭責任的首相僅有五人，最早為 1972 年的田中角榮，接下來二十年內，日本政府避談戰爭責任問題，直到 1993 年細川護熙在首相就任記者會上才又再度提及相關問題；而 1995 年村山富市在戰後五十年的記者會上發表談話，對於戰爭責任的問題也成為後來日本首相提及戰爭問題時的引用重點，包括小淵惠三、小泉純一郎日後都以「村山談話」為主軸，在國際場合上坦承日本二戰期間的戰爭責任，筆者將主要內容翻譯為中文整理如下表。

表三：坦承戰爭責任之主要日本首相談話

日期	發言場合／發言者	與戰爭責任相關談話內容
1972.09.29	日中共同聲明／角田榮作	日本方面對於過去在戰爭中，對中國國民造成重大傷害感到沉痛的責任，有深刻的反省。
1993.08.11	日相細川護熙就任記者會 ／細川護熙	我自己認為當年是侵略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我有這樣的認知。
1995.08.15	戰後五十周年終戰紀念日 ／村山富市	我國在遙遠的過去某段時期，因為政策錯誤走上戰爭之路，陷國民於存亡危機，在殖民地的支配和侵略上，造成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的人民重大的傷害和痛苦。
1998.10.08	日韓共同宣言／小淵惠三	我國在過去一段期間內對韓國國民的殖民地支配，造成重大傷害和痛苦，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謙虛接受，同時對此感到深切反省，誠心感到抱歉。

2002.09.17	日朝平壤宣言／小泉純一郎	日本過去的殖民地支配，造成北韓人民重大傷害和痛苦，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謙虛接受，同時對此感到深切反省，誠心感到抱歉。
2005.04.22	亞非首腦會議／小泉純一郎	我國對過去殖民地的支配，造成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的人民重大的傷害和痛苦。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謙虛接受，深切的反省和誠心的歉意常掛在我們心中。我國在二戰後維持一貫立場，即使成為經濟大國也不會變成軍事大國，我們堅持的立場是，不能解決的問題也不依靠武力，而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
2005.08.15	內閣總理大臣談話／小泉純一郎	我國對過去殖民地的支配和侵略，造成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的人民重大的傷害和痛苦。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謙虛接受，同時表明深切的反省以及誠心的歉意。我對大戰時期國內外的所有犧牲者表示嚴謹的歉意，悲慘的戰爭教訓不會隨風而逝，日本決定不再交戰，為世界和平和繁榮貢獻心力。(中略)我國的戰後歷史可說是對於戰爭的反省行動，展現出和平的六十年。

(資料來源：涉谷陽一, 2006：27／製表翻譯：崔敖霜)

儘管日本近四十年來陸續有首相發表承認戰爭責任的談話，但是日本仍時常有政治人物推卸戰爭責任，脫序言論數度在國際間引發爭議，最常見的就是慰安婦問題，包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曾在 2007 年對外表示，日本從未強迫徵召慰安婦，但是慰安婦問題不在本深度報導討論範圍，因此筆者在此不繼續討論。

日本學者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和大東亞戰爭的責任問題意見仍然分歧，旅日台灣學者黃文雄在被問到日本是否應該負起戰爭侵略責任時，態度就非常強硬：「我

告訴你，你這種二分法就是所謂的侵略史觀問題，日本根本沒有發動侵略，哪來的侵略的犧牲者，靖國神社裡頭紀念的都是戰爭犧牲者，可是他們不是”侵略戰爭”的犧牲者，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台灣旅日學者有這樣的想法，更遑論保守派代表學者小田村四郎對於靖國神社參拜和日本戰爭責任無關的想法有多強烈了，儘管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會引發包括中韓等鄰國抗議，但是小田村卻認為鄰國再怎麼抗議都無關痛癢，因為「無視他們就行了，這原本就是日本的內政問題。」

小田村教授堅定的表示，日本首相不應該因為外國的抗議就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因為「如果真要說是問題的話，靖國神社原本單純是日本國內的意見分歧，這是國內問題，可是到了昭和六十年（西元 1985 年）開始，中國才把靖國神社提出來變成一個國際問題。」日本有不少學者認為，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會變成國際間的爭議，都是亞洲鄰國的政治操作，日本才是這種國際政治操作下的受害者，高森明敕就說：「中國利用靖國神社不斷追打，讓靖國神社成為一個問題，中國還長期的操作這個議題，一方面可能是他們的民主化走向，現在是遙不可及的狀態，所以才會這樣；可是接下來韓國也跟著中國起舞，其實日本的首相到靖國神社去參拜是一直以來的慣例，日本其實也不希望要打仗，日本也是期待亞洲和平的，希望這種和平可以繼續維持下去。八月十五號是日本的戰敗之日，就是所謂的終戰紀念日，選在這一天在靖國神社祭拜戰爭的犧牲者，中國還要抗議，這真的很奇怪。」面對抗議聲浪最大的中韓兩國，日本保守派學者一律採取「無理取鬧、不需理會」的處理方式，更何況官方接近無聲狀態的台灣，日本保守派學者更不認為靖國神社參拜會造成台灣和日本之間關係的緊張，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就只是如 2006 年時為執政黨的民進黨主席游錫堃曾說過的一樣，「靖國神社參拜是日本的內政問題，台灣不應干涉。」

這樣的論點在日本保守派勢力逐漸擴大的情形下逐漸蔓延開來，但是同時日本國內也有自由派學者和社運團體不斷呼籲社會大眾，不可以忘記日本的戰爭責任，包括民間團體「Peace Boat」就曾多次舉行和平論壇，喚起一般民眾對戰爭

責任的理解，同時期盼政府對放任保守派勢力坐大應有所檢討。日本的年輕學子其實也有很清楚的認知，「現在的年輕人想法太偏右，這樣實在要多考慮一點，如果都是偏右的想法，這樣太片面了，也太膚淺了。」福田圓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態度非常誠懇，她直說日本政府的確該為靖國神社引發的爭議負起最大責任：「現在的年輕人想法太偏右，這樣實在要多考慮一點，如果都是偏右的想法，這樣太片面了，也太膚淺了。」

福田圓強調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和面對戰爭犧牲者家屬的情感問題不能混為一談，「我可以理解那些家屬的想法，還有他們的感情，但是日本過去做錯事情了，錯的還是錯的，不會改變。所以日本政府決定把A級戰犯放到靖國神社以後，不代表做錯的事情，就變成正確的了」現代人對於資訊多方吸收的能力增強，要選擇相信哪一種說法，自然是個人自由，但是日本政府有沒有做到教育下一代對戰爭的反省能力，又是另一個問題。「現在日本的和平教育做得愈來愈少了，以前我小時候，學校都會安排和平教育的課；一些民間的和平組織，到學校裡來教我們。日本的政治環境改變了，現在執政的政黨，也是偏右的政黨，政治環境會影響整個情況。」能夠接收不同資訊加以整理的日本年輕一代，有更多的機會思考日本政府的一舉一動，為什麼會引發亞洲鄰國的關注；這一點，保守派學者也很重視：「现在的日本是右派比較強一點，但是也沒有大家想的那麼上升；日本的年輕人其實對日本問題應該要多關心一點。」黃文雄說希望日本年輕人注重政治問題，這「重視」是不是能走向讓東亞國際社會和諧的道路，恐怕還是未知數；但是對東北亞鄰國，包括台灣在內來說，日本官方若能檢討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問題，甚至對於抗議靖國神社合祀問題的群眾多做出善意回應，就算無法一一實現不滿者的要求，不也是另一種負起戰爭責任的作法嗎？

第四節 靖國神社是安國還是擾國？



圖 4-4：靖國神社拜殿前廣場

靖國神社的官方文宣上清楚寫著，當初由取明治天皇命名為「靖國」兩字，就是希望取其安國的日文諧音，希望能國家和平安泰，但是卻在現代國際社會引發一連串的爭議問題，讓靖國參拜衍生成了「靖國問題」，「靖國神社存在的意義其實就是呈現日本神道，這是靖國神社存在的宗旨；靖國神社是宗教的呈現，現在卻被捲進政治風波裡，對神社來說是很困擾的一件事情。」儘管小方孝次再三強調靖國神社不願意和政治沾上邊，但是身為靖國神社境內設置的遊就館前館長，他也很清楚在靖國神社的土地上展示日本現代化軍隊的武器，很容易成為關注焦點，但是遊就館在宣傳上並不遮遮掩掩，而是在文宣手冊上清楚寫明，遊就館的存在就是要讓大家對日本的近代歷史有正確的認知，只是這所謂的「正確」當然也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方式，要如何解讀就見仁見智了。

原本隸屬於陸軍和海軍管轄的靖國神社，在戰後因為政教分離原則，被迫在 1946 年選擇以宗教法人的體制正式宗教化（高橋哲哉, 2005：120），正因為戰後的靖國神社具備宗教法人的性質，基於日本憲法第二十條對於信仰自由的規定，國家和政府機關不能從事支持宗教活動的行為，否則即違反日本憲法，正因為這個政教分離的憲法法條，早在 1992 年日本仙台高等法院就曾經對手像和天皇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作出違憲判決（山中恆, 2003：269），這一判例也讓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日後數度被告上法院，原告從日本國內的政治團體，到中韓的民間團體，台灣的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也屢次對小泉純一郎提起違憲訴訟；種種的爭議，讓日本的政治人物興起改建新的紀念設施取代靖國神社的念頭，日本自民黨就曾經提出「靖國神社法案」，希望能讓靖國神社特殊宗教法人化，使得日本天皇和中央政府公職人員能夠合法的前往靖國神社祭祀戰爭犧牲者，只是這個法案始終無法解決宗教儀式的問題，靖國神社的體制轉換問題也就一直懸宕至今。

日本國內的學者對於靖國神社特殊宗教法人化也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論調，李登輝之友會會長小田村四郎就直言反對：「因為日本是一個憲法國家，政教分離就禁止宗教活動和政治扯上邊，如果靖國神社從宗教法人進而特殊法人化的話，就不能進行宗教活動，不能祭祀這些犧牲者了；這麼一來包括明治神宮和靖國神社都一樣，不能進行祭祀的話就沒有意義了。」靖國神社副神官小方孝次也說，如果要讓靖國神社特殊宗教法人化，對日本人來說是一種無形的傷害，「靖國神社當初就是由國家所創立的宗教法人，目的就是為了要祭祀、慰靈而存在的，如果把宗教法人的性質；轉化成特殊法人的話，說實話，日本人纖細的心會受傷的。日本人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靖國神社本身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靖國神社的所有人，在這裡的心情就是為了抱持著感謝的心去祭拜那些英靈們；那些為國犧牲的人們，如果我們什麼都不能替他們做的話，不是說不過去嗎？我們就是一個普通的神社，靖國是唯一一個替犧牲的英靈們紀念的設施。」

小方孝次不斷強調靖國神社的特殊性，反對靖國神社體制有任何的改變，但

是也有保守派的學者提出不一樣的看法：「靖國神社現在如果堅持要維持宗教法人地位的確有點不自然，但是必須慎重的考慮，不過真要改變的話有三個條件：一個是要能維持傳統的祭祀儀式，第二是建築物本身不能作任何的改變，第三的話就是名字也不能改變，如果靖國神社變成國家財產，由防衛省管理能夠好好保護，加上維持以上三個條件的話，我會贊成。」高森明敕提出條件說，但是他所說的條件正是靖國神社法案在國會討論時遇到的問題，如果繼續維持傳統的宗教儀式，自然就不能說靖國神社不是一個宗教設施，更別提這樣的作法依舊違反日本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除了改變靖國神社的體制之外，也有人提出另外設立和平紀念機構，取代靖國神社的方法，但是自然也遭遇眾人反對，靖國神社副神官小方就強調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雖然時間經過了這麼久，歷史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這些英靈們的親屬也都老了，剩下的大多是年輕人，想法也改變了，可是靖國神社的唯一國家設立的地位是無法改變的。」訪談期間態度非常冷靜的小田村四郎教授，面對這個問題時情緒略顯激動，他堅決反對以任何紀念設施取代靖國神社，還提出日本政府在戰爭時期宣揚的「死後在靖國神社重聚」概念，小田村說：「不管是什麼其他的戰爭紀念設施，我都不贊成；因為日本紀念這些戰爭犧牲者的設施只有一個，就是靖國神社，這是唯一一個紀念這些犧牲者的神社。1974 年的時候在菲律賓小島上發現了一個日本老兵，他到當時還以為世界處於戰爭狀態，在叢林裡打著只有一個人的仗，他的朋友都已經戰死了，只剩下他一個人活著，等他回到日本，才發現他的名字已經被放在靖國神社裡頭祭拜，這些被遺忘的人，就只有在靖國神社裡頭才被紀念著啊！」

年輕一點的學者高森明敕不同於年長的小田村教授，提出理性的分析，他認為新的紀念設施單純只是沒有意義而已，「其實別的紀念設施的話，基本上國家的使命沒有改變，就是和平；只是如果是建了一個跟宗教沒有關係的設施，沒有辦法祭拜戰亡者，那到底建一個新的設施意義在哪裡？」高森接著強調所謂新的紀念設施，根本是日本政府自找麻煩的作法：「其實在小泉首相執政的時代，他

就曾經提過要建這種和平紀念設施，問題還是又回到這種新設施到底跟宗教有沒有關係，到底跟神道有沒有關係？一樣要獻花，一樣在那裡悼念死者，這不就跟宗教沒兩樣了嗎？」

相較於日方對於靖國神社存在意義的堅持，長住台灣的日本學者傅琪貽指出，靖國神社的問題其實出在基本定義上：「靖國神社本身的改變其實不容易，因為所有被列名進去的人都必須經過天皇同意，如果這個步驟沒有改變的話，困難度很高。第二個是裡頭的這些人不是所有的犧牲者，對國家有功勞對天皇有效忠才行，這個理念轉成為和平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轉化的過程裡必須先經過國家對戰爭的概念改變才行，因為靖國神社的基本概念根本是聖戰，哪有用戰爭的概念去宣揚和平的道理？第三個就是裡頭有 A 級戰犯，他們是昭和殉難者，替天皇扛下戰爭責任，這樣還說是和平就實在說不過去了，我是堅持反對的。」

力挺靖國神社的人，反對靖國神社作任何的改變；批評靖國神社的人，根本不看好、不認同靖國神社會有根本性的轉換。原本日本官方希望藉著讓靖國神社特殊法人化，一方面避免再出現天皇或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遭到質疑違反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另一方面也可以藉著不再用宗教儀式祭祀戰爭犧牲者，亦或是創建新的和平紀念設施，排除如同靖國神社內祭祀、宣揚戰爭犧牲的偉大象徵，降低東北亞鄰國對靖國神社參拜的不滿情緒，但是這些期盼目前都無法達成。日本自民黨提出的法案窒礙難行，更遑論台灣內部要求停止合祀高砂義勇隊的訴求會被日本保守派人士所接受。

「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已經道歉好幾次了。舉個例子來說好了，一個公司的社長很笨，但是底下員工工作的辛勞是不應該被否認的，不能夠把笨蛋社長和辛苦的員工畫上等號，所以侵略不侵略跟針對戰死者的慰靈是兩回事！」日本學者高森明敕提出了這樣一個比喻，不論他所說的「笨蛋社長」指的是戰爭期間的政治或軍隊領導人，還是更高位階的日本天皇，都存在著一個問題點；位於最高指導階級，應該要負起戰爭責任的日本天皇在戰後並沒有受到實際的懲罰，而受到國際法庭判處有罪的 A 級戰犯們，因為被視為是天皇的代罪羔羊（高橋哲哉，

2005: 77- 80), 日後冠上了殉難者的名號入祀靖國神社, 自然也不可能再被撤下, 因為入祀靖國神社成了官方唯一能給這些遺族家屬們的心理補償, 在面對遺族情感的時候, 日本政府必須要能給予一個「交代」, 而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也就成了目前最被遺族所接受的交代方式。

而回頭看到台灣內部對於靖國神社的兩種極端情感, 有高砂義勇隊的家屬認為靖國神社參拜根本不成問題, 因為這是日本的內政, 他們也贊成日本人「幫」他們祭祀先人; 對反對的一方來說, 靖國神社合祀親人卻成了侵犯宗教文化權的行為, 這在出發點上就已經背道而馳的兩種情感, 融合了殖民情感和自我身分認同和意識覺醒的矛盾, 在面對日本不斷有政治人物前往靖國神社, 雙手合十完成參拜的同時, 不只台灣內部針對靖國神社的爭議無法解決, 就連日本內部也只能對化作是非題的靖國神社, 填上一個無解的答案。



第五章 結語

第一節 當選擇題變成是非題

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已經在國際間討論多年，主要的爭議點還是在於亞洲鄰國認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復甦的象徵，也是一種對於「正確」歷史記憶的否定，但是台灣的民族學者黃智慧就曾經在 2001 年一篇登在自由時報的投書中說過，如果日本真的因為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能代表著軍國主義思想再度興起，歐美各國會坐視日本朝極右派的軍國主義國家發展嗎？那麼如今台灣的部分政治人物每年準時到慈湖謁陵，是不是也等於在向當年受到蔣中正率領的國民政府白色恐怖迫害的 228 受害者家屬挑釁呢？

拜不拜靖國神社，對日本的政治人物來說是一項大難題，殊不見小泉純一郎之後繼任首相者，都未曾在首相任內參拜靖國神社，就連就任前毫不避諱前往靖國神社的安倍晉三、鷹派代表人物麻生太郎，也不願意背著總理大臣的重擔參拜靖國神社，正因為靖國神社的高度敏感性，讓參拜靖國成了日本政治人物最難的一道選擇題，不怕的、不在最上位的，自然可以放膽高呼要到靖國參拜，一方面藉此象徵自己的愛國心、大和魂，另一方面還能拉攏保守派的選民。但是當這些政治人物爬到最高的位子之後，不免開始謹言慎行，因為這時候參拜靖國神社就不會，也不可能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外交和經濟問題，中國和韓國的民眾可能因為日本的教科書更動了幾句話，或是日本的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走上街頭，拒買日貨、砸毀日本商店，這影響的層面絕對不是單純用「外國管不著」就能解決的問題。只是當保守派執政時，政治人物擔心的是參拜靖國神社可能會造成中國和日本，或韓國和日本間的關係緊張，台灣和日本的關係是否會受到影響，似乎在這塊國際關係的角力上銷聲匿跡，在日本保守派人物的心中，參拜靖國神社似乎和影響台日關係八竿子打不著，因為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只要是台灣人就應該認同日本政府和靖國神社間的關係，如果反對參拜靖國神社，就和中國政府是同路人，在如此的思考模式下，台灣內部所呈現出對靖國

神社的兩種極端情感，對日本保守派來說，輕輕鬆鬆就能劃分界線，也就自然不成問題了。

對日本人來說，靖國神社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對台灣人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同樣是原住民，就有極力反對靖國神社合祀高砂義勇隊的立委高金素梅，也有非常感謝日本人幫忙祭祀先人的高砂義勇隊遺族；這不像日本人是政治偏好的問題，而是對歷史、身分認同有極端差異的兩種不同情感。面對五十年的殖民歷史背景，台灣和日本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後殖民情感，但這又和現今台灣的哈日族、日本的台流旋風不同，而是一種對民族和歷史認同的微妙現象，筆者訪問到的高砂義勇隊遺族說他們是中華民國人，是台灣人，但是就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們那些加入高砂義勇隊的長輩卻是日本人，而且生是日本人，死後也是日本的鬼。靖國神社也以同樣的概念，認定兩萬八千多名台籍日本兵，在戰爭時期以日本軍人的身分參與戰爭，為日本政府和天皇犧牲了性命，日本政府理所當然要對這些台灣人表達敬意，日本政府在軍隊出征前就告知士兵們，死後要一起在靖國神社再相見，對他們來說，不管是日本本國軍人或是台籍日本兵，戰死後合祀在靖國神社，就是一種負起戰爭責任的作法，也是靖國神社能給予台籍日本兵家屬唯一僅有的安慰；對此，靖國神社認為沒有恰不恰當的問題，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並且合情合理的作法。高金素梅一行人卻完全不能接受這種說法，因為對高金來說，這種說詞是日本政府在殖民時期剝奪了台灣原住民活得像自己的權利，死後竟然還要繼續剝削他們回歸原住民祖靈的權利。那麼，誰對了，誰又錯了呢？

筆者一開始將本深度報導定名為「牽動東亞國際關係的棋子－靖國神社參拜的是與非」，但是隨著採訪、蒐集資料、寫作的過程中，卻逐漸發現這並不是一個是非題，而是一個存在著不同邏輯思考和身分認同的選擇題，靖國神社參拜沒有辦法定論誰對誰錯，因為誰也沒有資格決定對錯或是逼迫對方選邊站，否則未免太專制、法西斯；而爭議之所以會成為爭議，和各自的立場有很大的關連性，不管日本政府今天採取了什麼樣的檢討作法，總是會有滿意和不滿意的兩派聲音，或者可以說靖國參拜應該是想不想、認同不認同的問題，現代社會不是一言

堂，一旦選擇確認了自己的角色定位，選擇了對過去歷史的認同方向，未嘗不可為自己的思考理論爭取權益，只要掌握多元社會的原則，是非題終究會化身成選擇題，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填上自己最想要的答案，而且這個題目，沒有正解。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靖國神社參拜演變成東亞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議題，其實時間並不算長，而這個議題在台灣內部發酵，更是在 2005 年原住民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前往抗議，引發輿論關注之後才真正成為媒體焦點，也讓許多人注意到，原來靖國神社裡竟然合祀了台灣人，也合祀了所謂的 A 級戰犯，但是正因為這個問題具有高度敏感性，也讓筆者在採訪過程中屢屢遭遇挫折；日本的自由派學者和民間社運團體不願意接受訪問，保守派學者又過於熱情，讓筆者一度擔心深度報導的立場會因此偏頗，彷彿是日本鷹派的使用說明書。

回到台灣之後，訪談同樣困難重重，牽涉到政治議題，會因為時效和利益問題讓政治人物產生抗拒，也許是無法讓部分政治人物達到宣傳聚焦的效果，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拒絕接受訪問，檯面下的智庫學者也非常忙碌，約訪的困難度讓這篇深度報導出現許多缺點，如高金素梅的部分只能藉由網路上的媒體訪談影片、新聞報導去型塑她的思考脈絡，而無法藉由親自訪談激盪出更多的火花，身為一個記者，這是筆者的約訪和設計問題技巧不足，導致本深度報導的深度、厚度可能不足，這點經驗可供後續研究者參考。此外，在撰寫深度報導的過程中，因為題目的性質，筆者常面臨立場抉擇問題，要怎麼下筆才不會立場偏頗成了一大考驗，這對未來的記者生涯發展也是一大磨練。

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牽涉層面非常廣泛，其中光是台灣和日本的宗教差異就可以寫成不只一篇的學術論文，政治層面和族群方面的議題也可以作出非常多的延伸討論，讓靖國神社的相關議題形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筆者在這篇深度報導中為了集中焦點，無法一一深入討論，讓此篇深度報導的廣度或有所不足，但是靖國神社議題絕對值得有很多人加入討論和研究，以新聞報導的價值來評斷，還

是有很多不同的切入角度值得討論報導。



附錄一：日本二戰後歷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次數記錄

總理大臣	次數	總理大臣	次數
東久邇稔彥(1945)	1	三木武夫(1974)	3
幣原喜重郎(1945)	2	福田赳夫(1976)	4
吉田茂(1946)	5	大平正芳(1978)	3
岸信介(1957)	2	鈴木善幸(1980)	8
池田勇人(1960)	5	中曾根康弘(1982)	10
佐藤榮作(1964)	11	橋本龍太郎(1996)	1
田中角榮(1972)	6	小泉純一郎(2001)	6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王智新（2005）。《解密靖國神社》。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2006）。《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原書陳培豐. The Different Intentions behind the Semblance of “Douka” : The language policy,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 Ruling Period. Japan.）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2005）。《靖國神社中的甲級戰犯》。北京：五洲傳播。
- 朴正薰（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閃電般地參拜靖國神社〉，朝鮮日報。
- 何思慎（2008）。《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台北：致良。
- 何思慎譯（2006）。《戰爭責任》，台北：商務。（原書家永三郎〔1985〕. 戰爭責任. 東京: 岩波）
- 李登輝（1999）。《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
- 邱淑雯譯（2003）。《日本人論》，台北：立緒。（原書南博〔1994〕. 日本人論. 東京: 岩波）
- 星洲日報（2005年4月25日）。〈胡錦濤促深刻反省 日本國人多不理解中國要求〉，取自 www.sinchew-i.com/special/topic.phtml?sec=679&artid=200504250888
- 陳喜儒等譯（2007）。《還我祖靈－台灣原住民族和靖國神社》，台北：人間。（原書中島光孝〔2006〕. 還我祖靈－台灣原住民族和靖國神社. Japan: 白澤社）
- 曹宇帆（2006年8月9日）。〈要求還祖靈 高金素梅明率團赴日〉，中央社。
- 黃靜嘉（2002）。《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商務。
- 黃智慧（2001年8月20號）。〈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自由時報》（台灣），第13版。
- 黃智慧（2006年5月）。〈烏來拆碑事件媒體報導中的「事實」、「史實」與其宗教性質〉，『高砂義勇隊』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

黃智慧 (2006)。〈「戰後」台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與課題：兼論其與日本關係〉，《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頁 607-633。

程登山 (2001)。《戰爭史》。花蓮：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

傅琪貽 (2004 年 8 月)。〈靖國神社與高砂義勇隊〉，「海峽兩岸台灣史研討會論文」。中國，廈門。

傅琪貽 (2007 年 5 月)。〈高砂義勇隊是志願還是強擄〉，「強擄人夫與戰時性暴力問題國際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華民 (2005)。《靖國神社大揭密》。北京：世界知識。

新華網 (2004)。〈日本首相小泉不顧各方反對 再次參拜靖國神社〉，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1/01/content_1256858.htm

葉揚 (2004)。〈靖國神社與歷史僵局〉，《亞洲週刊》，18：3：50-52。

鄭力軒譯 (2006)。《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原書荊子馨 [2001] . Becoming “Japanese” :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USA: UC.)

蔡恩林譯 (2002)。《日本人在台灣作了什麼》，台北：前衛。(原書鈴木滿男 [2002] .)

閻宇 (2002)。〈靖國神社的喧囂與寂寞〉，《亞洲週刊》，16：35：26-27。

英文與日文部分

大原康男編著 (2003)。《靖国神社への呪縛を解く》。東京：小學館。

木村宏一郎 (2001)。《忘れられた戦争責任》。東京：青木書店。

小林よしのり (2006)。《いわゆる A 級戦犯》。東京：幻冬舎。

小堀桂一郎 (1998)。《靖国神社と日本人》。東京：PHP 研究所。

涉谷陽一 (2006)。《小泉外交、五年間の喪失を検証する》。SIGHT，28：16-41。

そうよう編 (2001)。《神道を知る本》。東京：おうふう。

高橋哲哉 (2005)。《靖国問題》。東京：ちくま新書。

高森明勅編 (2007)。《日本人なら知っておきたい靖国問題》。東京：青林堂。

坪内祐三 (1999)。《靖國》。東京：新潮文庫。

土橋和典編 (1994)。《忠烈拔群—台湾高砂義勇兵の奮戦》。東京：戦誌刊行會。

所功編 (2007)。《新ようこそ靖国神社へ》。東京：近代。

中野晃一、上智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編 (2006) 《ヤスクニとむきあう》。

東京：めこん。

日中韓三國共通歴史教材委員會編著（2005）。《未来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三
国の近現代史》。東京：高文研。

林えいだい編着（1998）。《証言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

山中恆（2003）。《靖国神社問題》。東京：小學館。

靖國神社編（2007）。《故郷の護国神社と靖国神社》。東京：展転社。

Hardacre, H. (2001) . SHINTO AND THE STAT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urgeon, W. D. (2006) . Japan' s Yasukuni Shrine: Place of Peace or Place of Conflict?

Regional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Memory in East Asia. Florida: Dissertation.com.

